

國

朝

文

匯

國朝文匯甲集目錄

卷十九

陸嘉淑字永修號辛齋浙江海甯人有辛齋遺稿未見

孫宇台先生遺集序

一經堂詩鈔序

葛芝一名雲芝字瑞五江南崑山人諸生有卧龍山人集

送蔣大鴻北游序

下學齋記

雙寂軒記

太學生涂君傳

何秀才墓誌銘

侯元涵初名元涵字研德號掌亭江南嘉定人諸生

汪君文詩序

沈繹堂吳越遊草序

江南巡撫周公去思碑記

吏部夏瑗公傳

九

鍾淵映

字廣漢浙江秀水人

答李武曾書

十三

江

閩榜姓趙字辰六安徽歙縣人貴州貴陽籍康熙癸卯舉人已未薦舉博學鴻詞後官解州知州有政在堂集

長令論

十四

送鞠侍御之河東序

十四

十君子堂記

十五

徐崇岳

字石公雲南保山人康熙癸卯舉人有造適軒集

遊九氣臺此碧湖記

十七

閩禎兆

字東白號芝厓雲南通海人康熙癸卯舉人

楊玗雲先生傳

十八

黃虞稷

字俞邵福建晉江人流寓上元諸生有文集鈔本

閩小紀序

二十

齊雲遊記序

二十

長安羈旅行序

二十一

觀莊憲使從軍滇雲詩序

二十二

書思子亭圖記後

二十二

兵備寶水鄭公傳

二十三

沈

玠字昭子浙江海鹽人康熙甲辰曾元已未舉博學鴻詞科官編修有耿巖文選

十三經歷代名文鈔序

二十五

葉運期原詩內外篇序

二十六

方渭仁健松齋文集序

二十六

吳寶崖桂蔭堂文集序

二十七

遡園記

二十八

濮氏女子傳

二十九

薛

鎔字子樊號依南福建福清人候官縣舉生有南窓草存

楚騷越絕書合訂序

三十一

百苦唱和詩後序

三十一

張公胡公述

三十二

石公吳公述

三十三

林烈婦述

三十四

貞節林母述

三十四

曹

未字頌嘉號峨嵋江陰人康熙甲辰進士已未舉博學鴻詞科授編修官至國子監祭酒有峨嵋集

兼濟堂文集序

三十六

國朝文匯甲集卷十九

孫字台先生遺集序

數十年來虎林諸君子以文章行義相劇切。家麗京嘗謂予言。同學十人。其行芳。其文章沈博絕麗。殆將掩前而絕後焉。風霜陽燄驚滔逝流。曾幾何時而零落殆盡。麗京既長往不返。虎臣際叔魏美。甸華嗣寅相繼淪謝。晨星落落。存者間多續食四方。蓋癸亥之秋而我字台亦捐館舍於澤州之旅寓矣。時余方客吳中。明年始得歸。哭之於錢唐里舍。則嗣子世求孝楨已刻字台詩文。哀然成集。出以見示。余得受而卒業焉。嗚呼。此真家麗京所稱掩前絕後者耶。以余所見今之文人。其有文字。當時通顯貴重者固然。間以沈憂忼際。哀激悼世。自託於風騷之音。而尋其行幅。往往脂韋佞譽。詭仄荒謬。一卷之中。數行之內。齟齬並舉。斯孟雜稱。其言方齊。臭糞壤而妄謂與日月爭光可乎。字台之文。稱心而譚興盡而止。嘗有未盡之意。而必無旁溢之詞。且余嘗聞字台作文之指矣。某某以行實乞銘。不下數萬言。率裁之得一二千字。蓋以簡約為宗。以冲澹醞潔為體。雖間作六朝語。亦皆天骨自秀。不假彫鏤。絕去茅靡。商宇姚佚之態。一以歸之大雅。有波瀾而無枝葉。此真唐宋大家之別子。小雅騷人之苗裔也。修辭以立誠。也。今之自詭大家者。鬼瑣纖屑。都無徵信。誠之不

存詞於馬傳而尋聲逐響之夫妄共推之欲以近繼熙甫遠追永叔嗚呼蒙瞽之徒一唱百和安得以字台之文一正之乎且文與詩一也今之以宋攻唐猶昔之以唐宋攻史漢也結習糾紛耳目濡染淺識寡陋往往錮於成見而字台行其意自如無所慕似而亦無不脗合所由洋洋灑灑卓然成一家言無愧於今之作者也獨怪世求貧士顧安所得金稚黃言字台先生旅旆南還世求出遊橐庀尚餘數十千或勸之謀十一治生世求憮然曰我書生不解事使易服為賈人此數十十一歲盡矣今舉以謀剽剽可梓遺集之半因屬秦亭張祖望刪定之以為此書字台可謂有子矣世求曰集不日成矣請得數言以弁其首因質舉吾意率書之以歸世求今字台已矣神理繇繇所恃以長在人間此集成庶可慰生平於身後矣嗚呼是虎林諸君子者雖沈淪淹抑類亦各有詩文足以自見千載而余荒陋無成棄焚筆墨猶以舊遊同好漫為論次掩卷泫然安得起字台於九原相與促坐細論更盡曩昔之所未盡耶

一經堂詩鈔序

姨父張元屹先生錄其詩示嘉淑且命之曰吾逾壯學詩殆不復欲工以意衡古人耳今之言詩者無論數十百家家祖漢魏而禰少陵未有以奪其說也顧心竊疑之

吾詩故不以示人。若號知詩。好為我點定之。嘉淑受之歸。反覆卒讀。為存若干首。歸其副於先生。而私為之序曰。詩至今日而亡矣。非作詩之亡。爭作詩而詩亡。風雅之緒。出自四始。以唱咏盛治為黼黻。或者託之諷刺。乃今之為詩者。才盛則以詩見才。已不能自見其意。而疑啟寡聞之家。猥雜不倫。依附影響。無所畏憚。則羣倡和焉。詩焉得不亡。嘉淑少侍先生。見先生為王李家言。神采奕奕。數年而棄去。更為少陵。又意不自得。盡刪之。僅存十二三。先生之所刪。皆足以震耀聾俗。夸美麗名貴。而所存者。乃殊頽放。佚繩尺而尚韻旨。落落自是。蓋先生雅負經濟。經履夷險。逾壯登賢書。幾三十年。而竟厄南宮一第。窮老失志。其磊落鬱勃之氣。盡發之於詩。故其為王李。易於躋陟。聞輿願以境地悲涼。放廢忼惓。乃拂抑其盛氣雄心。以爛漫慷慨於吟詠。興寄之間。故驟舉先生之詩。其樸近野。其忼壯近率真。其寄託近放。三復之而樸者溫厚。率直者深永。自放於筆墨之外。而神氣糾繞於行幅之內。然後知先生之詩。非今人之詩也。雲霞之華。與藻繪異矣。川河之瀾。與沼沚異矣。筠柏之秀。與葩植異矣。先生箋經。易詩各數十卷。然其自序讀書紀曰。長逝之際。投畀炎火。使神理仍歸太虛。特達之士。食其精氣。猶可衍斯文於不墜。嗚呼。可以得先生所至矣。



送蔣大鴻北遊序

葛芝

二十年之間。士之負志節。敦行誼者。藏於深山。遊於大澤。逃於沮洳蓬藿之中。以自娛。人共安之。而不以為非也。數年以來。吳越之士。乃少變矣。大都出於莽蕩執掌之游。之齊之楚之燕之閩。趾之及於九州八方者。相錯也。或曰。水之性鬱之則決。火之性蘊之益隆。若此者。其候耶。其欲干酒肉之味耶。余伏而歎曰。惡。是何足以知之也。向者天下初定。干戈擾擾。人之心未盡漸滅也。立國者之文網。似嚴而甚寬。民之困於誅求者。猶未竭也。士之所謂負志節敦行誼者。抱道而處。獨絃哀歌。以自娛。而人咸重之。每過其廬。必曰。此某隱君之居也。為之徘徊歎息。不忍去。士有輕俠自命者。固不乏橫草之悲。然藏於廣柳之中。全於複壁之間者。多有。未聞人挾疑似之危。家罹誣誤之誅也。竹箭猶在。杆杓未空。家有負郭數畝。足以自給。士顧好行其志耳。何必去墳墓離鄉井。而後樂哉。邇者以來。不忍言矣。以名相傾。以利相軋者。接踵也。見冠蓋赫奕於道。則回翔磬折以趨之。而不以為恥也。客有戎冠衰衣以至者。疾趨而避之。反脣以議之。則人心之薄也。往年京口之變。比屋而誅者。無算。牽連至今。刀鋸相尋也。士之好立名節者。舉目為跖之徒。以至弟子之誣其師。臣妾之傾其主伯。非是莫指。則世網之密也。饑饉之後。賦歛繁興。世家大族。壺食豚蹄。蓋有不飽者矣。而

蒼鷹猛虎。眈眈猶故也。則征求之困也。嗟乎。梁伯鸞之在漢也。蓋承平之世也。猶且涉江浮河。過都越國。以肆其志。況至於今。困窮之存。如藜藿之不充。日惴惴焉。如析楊斧鉞之隨其後。尚安得不生行役之思哉。吾於蔣子之行。而喟然有感也。雖然。蔣子志士也。是役也。甯獨飢寒之是驅。不虞之是懼。蓋將涉淮泗。厯鄒魯。徜徉於漁陽上谷之間。夫淮泗。韓侯之所釣游。文成所從受書地也。鄒魯之間。孔宮之鐘鼓無恙。闕里之楸枰猶存也。漁陽上谷。耿弇吳漢中興勲業所由起也。蔣子驅車其間。慨然必有所得矣。於其歸。跪而問之。

### 下學齋記

君子之學。聽其一言而已。其中充然有餘者。其言必溫溫若不勝者也。其中枵然無所有者。其言必窮大失居。而愴怳自怨者也。金張之相見也。不矜貴。白圭計然之相見也。不矜富。何則。彼固其所餘矣。一命之士。乃始向其里老。誇天家之榮。千金之子。自以為田園之碩大繁衍。莫予若也。而人亦竊竊然笑之。以為其見至于此而止也。雖然。此蓋誠有之。而非可以貌襲也。夫以貌襲者。守之恒不終。朝譬之張弓然。張之過甚。則後之弛之也。必過于所張。亦其道然也。故曰。責而益謙。醉而益恭。是猶之傲與醜矣。蓋古之偉人志士。其學益進。其心益虛。其氣益下。若諸葛孔明之澹泊寧靜。

即伯仲伊呂何愧哉。而乃自比管樂。夫管樂非孔明匹也。劉越石志大才疎。是以不免羗羯之難。以桓宣武之雄才大略。似為過之。乃聞劉家婢。以為神似司空。輒大喜過望。此其意念深矣。皆非苟然者。葉子九來。少之時。通敏好學。長而聲稱藉甚。工書法。通詩古文辭。今世之文人才士。未有過於九來者也。乃近偏其齋曰下學。而問記於余。若不敢言窮神知化之功。而循循守其灑掃應對之事。意即斯一言。何其氣靜而思深也。常試以余之一身論之。束髮受書。心滿氣盛。視天下之人。舉無有也。裁量古人。論斷當世。矜於氣。好奇。至於今。馬醫夏畦之人。一言之善。自媿弗如。壺觴俎豆之間。周旋折旋。輒歎其多誤也。余非能學殖。致之使然。特以身經患難。年往歲徂。氣已竭而精銷亡。故蕭然疲役。而不知所歸。豈若九來。方年壯盛。浸潤詩書之澤。切磋朋友之誼。以至之者哉。故余姑置下學之義。而獨舉其命斯名者。以見君子之學。果在欲然不足。而歎世之好自炫煌者之可媿也。

雙寂軒記

天下莫勞於心。而身次之。何謂心之勞。內有哀樂喜怒。以攝其精。外有窮通得喪。室家妻子。以蕩其神。旁則倏忽飄散。不識其所止。引而伸之。放於六合之外。極億萬年而莫知所窮也。晨之所思。繼之以夕。日之所繫。隨之以夢。故曰心之勞為甚也。至於

身則有閒矣。有向晦以為息。有飲食以為晏樂。有風雨以節其游止。固不若野馬塵埃。日擾擾於無窮也。雖然。簪黻之士。勞於朝。甲冑之士。勞於野。士勞於簡策。賁勞於舟車。工勞於版築。農勞於耒耜。婦人女子。勞於酒漿巾帨之間。天下固未有頽然放廢。獨坐相娛者也。而且心之所求。身起而營之。身之所繫。心從而憶之。心與身交相勞。以至於莫知底極。幾何不若野馬塵埃之擾擾於無窮哉。余少有幽憂之疾。膠葛沈固之患。未嘗一日去於中。天下之善勞心者。莫余若也。長奉教於君子。告以主靜立極之道。用志沈苦。累以歲月。於是返諸幽獨。乃能悠然閒靜。虛室生止焉。嘗焚香危坐。塊然終日。而未有役也。少馳騁於名利之場。蓋幾困矣。喪亂以來。摧機息。擲嘗閉戶謝客。客知其意。亦不强求。脫巾散髮。動至經旬。與至好游山水。亦聊以自娛。不至於頽有田一二頃。教妻子治之。不以干懷。故吾黨之稱輕世肆志者。或推余焉。聞居無事。偶讀謝康樂詩。至心跡雙寂寞。因取其語。以名吾軒。曰雙寂。厥有旨哉。雖然。此亦時會之適然。以余所聞聖人之道。則有異也。聖人之道。無動而非靜。無外而非內。故無感而非寂也。譬諸鏡然。妍媸雖異。而本體則一也。譬諸水然。波鱗萬狀。而湛然不改也。今必離寂與感。而二之。則其人將至絕智去慮。以為高。又將逃於空谷。翳於蓬蒿。求自暇逸。而不知止。毋論勢固有所不能。即能於聖人之學。且日騫而不

返是故虛緣而葆真心之寂也。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昔之聖人。獨非寂耶。優哉游哉。聊以卒歲身之寂也。百萬金革之中。疏水曲肱樂在其中。明道先生之所云。獨非寂耶。後之人若張子房之借箸。房元齡之善謀。謝安石之圍棋。賭墅劉穆之之五官並用。孟珙之軍中讀易。竊以為皆得於此。嗚呼。寂之時義大矣哉。余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 太學生涂君傳

太學生涂君名仲吉。字德公。閩之漳州人也。父一棒。仕致方伯。萬厯時名臣。君少慷慨負大志。常游吳。好張臨川。采周儀部鑣之為人。皆師事之。一日。在儀部坐上飲酒。儀部大言曰。漳浦黃石齋先生。非君之鄉人乎。天子以先入之言繫之獄。旦夕且死矣。誰乎能以一言白其冤乎。既而低徊曰。是必無人。儀部察君雖不言。隱隱有自負色。明日索之逆旅。已徒步三千里。入部為黃先生頌冤矣。天子震怒。杖之百。與黃先生同繫刑部獄。君乃師事黃先生。有黃霸夏侯勝獄中授經之風。無何。天子意解。赦之出。皆置戍籍。甲申夏。留都建國解司馬學龍以君之名入告。官君翰林院待詔。需之至。且以諫官處君。君久弗至也。乙酉春。君始一至金陵。觀時政得失。而留都已弗守矣。君歸而閉戶不出。閩中初建。亦以諫官處君。非君志也。未幾。竟悒悒以卒。當君

之乙酉再游吳中。來訪余。先以一刺投於門。告曰。甚病不能來也。願一顧舟中。余深怪其為而重其人。屈意往見之。一見握手曰。非敢為傲。願足下勿怪也。自拜杖後。創特甚。臂已無膚。良醫為割羊傳之。乃獲愈。今白毛莪莪在尻也。天將雨。骨酸楚。折欲死。今者天將雨乎。余意釋。因置酒。相與結懽而去。留都弗守。君走別河干。余流涕謂曰。噫。茲地其可知矣。七閩負山阻海。域中之隙區。且昔之降帥在其將以舡艘樓船之師固吾圍乎。君憐然曰。茲非足下所知也。彼以負販小材。弄兵潢池。賴國家好爵縻之耳。性反覆。喜負人。豈能任天下重事。他日誤蒼生者。必此人也。已而其言驗。嗟乎。天下想望君風采。徒以直聲震朝廷耳。豈意料敵制勝。繫繫帶事機如此。天乃阨其材。弗克竟其施。以至於歿。豈非命哉。方解司馬之以君入告。同君署名而錫官同君者。則崑山諸生永明。永明沈毅有志。君為漳浦。頌寃時。永明在都。客有述君事目為狂生者。永明變色與爭。客晚。永明曰。君慕之耶。則請繼之。毋徒爭為也。永明憤甚。因走臧司寇獄。抱黃先生及君大哭。擬續拜疏。黃先生急止之曰。龍之逆鱗不可觸。況天子耶。今既觸之矣。君請再。再則吾屬無遺類。願君勿言。永明於是留獄中。為君輩庀醫藥。納橐餗。下至中裙廁。浣滌之事。無不為。當此之時。長安之公卿大夫。皆重諸生。願交懽。諸生戶外之車常滿也。乙酉後。浮沈里中。亦以抑鬱死。

卧龍山人曰。余聞之葉水部國華。水部先為司寇。屬實治黃先生事。黃先生每對簿。輒深自引罪。得大臣體。願與涂生語。嶽嶽向人。至掩耳不忍聞也。而君嘗語余曰。家面大海。風水震蕩。終日夜有聲。或陰霧蔽天。則時有巨魚躍入庭中。噫。固河海英靈之氣。鍾而生君與。

### 何秀才墓誌銘

余幼好擊刺。戰陣之戲。然鮮親兄弟。莫與共之。歲時輒走外王父家。與中表弟何子茂清。作盤馬。擬禦狀。以為笑樂。余少學為文。即惡剽竊。斷爛之習。摘辭就義。務近於古。出交里社中。莫能同也。何子好讀周秦閒書。其文峭刻峻拔。如山立嶽峙。余喜之。與同研席。時婁東朱子昭。芭海虞錢子方明。於諸生中有盛名。先後讀書余家。皆與何子善。於是。何子名起吳中。余好飲酒。少而出。飲稠人中。人人自失。而何子亦好飲。相見輒潔樽罍。注酒漿。科袒叫呼。窮晝夜不息。何子家有小樓。背列玉山。旁俯城闕。有登眺之美。一日天大雪。連三日夜。何子大喜。呼童買大魚。長五尺餘。佐酒。旁舍有張生者。能飲。呼與共飲。亦盡三日夜。乃散去。然何子終以酒故病瘵。病一年而死。悲夫。方何子之病也。人言病有蟲。易連染。人勸余引退。余泣然曰。豈有既同其樂而遂避其患哉。一年之中。與何子同飲食。連床第。周旋於茗椀藥臼之間者。殆過半焉。嗟。

乎。余之習於何子可知已。何子性慷慨。負大畧。不畏貴勢。貴勢人曾鍵一里人子。索其金。何子直排闥入。引里人子去。目攝貴勢人。貴勢人無如何也。自言饒心計。白圭計然弗如。然其死不及數百金之產。明於義利之辨。論學以無所為而為。為宗。見同學中有申孝悌。飭舉止。侃侃自將。而實游光揚聲為名高者。必痛罵之。余以是心服何子。謂是子也。假之年。可與探性命之微。而不幸死矣。嗚呼。然則余之流連太息。不能自己者。豈徒飲酒嬉戲。藝林得失之間哉。何子名屹。其死時年才二十四。妻東張受。先先生哀之。為之傳噫。即何子可知已。何子死。遺孤裔方數歲。宗人整之。破其家。後裔益自放。擣捕六博之事。無不為。好投石騎馬。曾騎馬游行街街中。馬驚。碎其首。裔解衣裹其首。復騎馬。操巨錘錘之。馳騁良久始去。於是里中見者曰。噫。此何氏之不材子也。昨歲以武科舉於鄉。一旦入燕都。從童奴挾弓矢盤桓道上。里中見者又曰。何氏有子。銘曰。

吁嗟張公文之雄。貴子之躬美發中。言則不豐聲瀟瀟。維子之傳視茲篇。我銘諸堅公則先。



汪荅文詩序

侯元涵

吳郡之詩。往往喜談神理。絀於格調。雖有精思。未協雅則。予竊病之。寓吳門。與荅文汪子相好也。相與微論其事。夫神理者。猶人之有體骨也。格調者。猶人之有衣冠也。衣冠既飭。而體骨不具。猶芻靈耳。今吳中之詩。人道立矣。所疑者格調之文質。法古與自用之別也。夫同類之智。必有殊能。一藝之工。必有詣極。故梓匠之有輪班。車馬之有良造。麗色之有毛嫵。至治之有陶唐。人倫之有尼父。神明之極。沿為矩矱。詩亦猶是也。五言至十九首。而無加。樂府至三曹。而獨出。今體至王岑。而極工。歌行至李杜。而備美。極百家之決驟。莫能跨尺寸而上之。昔李空同嘗以法古之說。倡於宏正之間。綿綿延延。不百年而大肆於王李。學者靡然向之。其弊至於取青妃白。摹擬標賊。望之。愕然。即之。無有。揀之者。乃曰。詩以性情為則。何必法古。法古者。盡優孟耳。其詞似矣。然考其篇章。或失之麤。或失之拘。或失之佻。所云國風雅頌。渾厚和平者。闕焉。無有。是。可以為性情乎。夫性情。莫蘊藉於漢之十九首。莫流暢於魏之三曹。莫沈酣於盛唐之諸家。或以為驚魂動魄。一字千金。或以為禪家一乘。周公制作。或以為茹涵古今。表裏造物。莫不當時譽之。歷世宗之。而後王李稱之。而學王李者。和之。今惡學王李者。而訾王李可也。訾王李。而諱王李。所稱之。漢魏盛唐。不可也。因噎廢食。

懲芻靈而為罔兩。恥優孟而毀衣冠。將堯舜可以無稱。仲尼可以無述。而曾參孟軻其芻靈優孟之尤至者也。有是理哉。今學者不察。惟事洗滌。桃漢魏宗元白。刪李杜登郊島。以街談巷語為自然。以山魃木客為神悟。詩學益蕪。而矯枉者乃益甚。由是貶宋甚者。謂代無一詩。貶王李甚者。謂集無一作。兩家之說。戛然不入。相與搏擊於霧霧之中。適足以為後來之驅除耳。已。然則何道而可。五言樂府必法漢魏也。今體必法王岑也。歌行必法李杜也。裁百家之偽體。集古人之能事。本乎言志。而成乎自得。苟自得之。師心可也。法古可也。苟無自得。師心非也。法古非也。吾能盡為學者論哉。予與荅文相勗者如此。荅文獲雋南園。刻其詩隨公車以行。予觀荅文之詩。厚於神理。而嚴於格調。漢魏盛唐而下。不啻雜一字。既擇而授諸梓人。遂錄生平揚榷之語。弁諸簡首。將因荅文是篇。以格調補吳音之不逮。未必非風雅之一助也。若荅文之為人。卓犖英果。以其身為名教之繫屬。天下自有知之者。予何言哉。

沈繹堂吳越遊草序

繹堂沈子。謁假南歸。往來吳越山水間。輒以書握自隨。行有吟。息有咏。引宮中商。肅散自得。三月之中。遂成卷帙。客請梓而傳之。題曰吳越遊草。以視侯子。且曰。自開寶而後。詩學日蕪。北地信陽。婁東歷下。騷除於數十年之間。迄乎慶歷之季。而蕭艾蓬

蓄戴充其庭矣。吾郡之陳李。相與研精覃思。易沙磧而英瑤之。天下之望。悉陳李者。猶以為工於審聲。而狃於取境。菁華有餘。而樸茂不及。予將與六益吳子。規摹風雅。引陳李之清源。而激其頽流。懼無以息警警者之口。子幸為一言以正之。予曰。夫詞人代興。惟其救弊而已。齊梁靡而振之以李杜。宋元荒而闢之以何李。意者變通之道。然與蓋枯槁之與菟榮。唯其時也。衣冠之於裸袒。唯其地也。青陽司辰。則萬物鬼。漢高秋降霜。則草木變衰。閨宮清廟。有垂裳珮玉之容。長林豐草。則有解衣散髮之樂。今之人。撫陽和而美遨遊。趨闕廷而生莊敬。蔑不由是志也。何獨至於詩而疑之。一身之候。有忤有榮。五聲之宣。有哀有樂。或潤飾於清華。或發皇於明盛。或磅礴於山川之秀。或結轡於家國之思。本乎人情之自然。激乎物感之不得已。雖復四時殊氣。九州異風。其足以陳諷刺而感鬼神。則一也。世之君子。率其情性。則防閑斯決矣。任其魚鳥。則律呂不具矣。進裸程於軒陛之間。見凋殺於春華之日。審音者咸識其不祥。而猶自命為三百篇之曹子。惘然欲折何李之角。壹何其不自量乎。今沈子之時。則休晏也。沈子之地。則館閣也。發而為詩。上薄鄒枚。下該沈宋。金質而玉章。龍驤而虎變。又與吳子輩。放蕪叔實之徒。討訓同異。原本性情。撥兩家之英。濟質文之弊。將軼唐踰漢。而何有於陳李。何有於七子。天下方尸祝之不暇。而又何嘗慕焉。沈子

曰。然。即以是言。弁諸簡首。抑予思前後七子。並起家散曹。有升沈之嗟。卧子給事諫垣。委命棒棘。舒章備員中秘。抑鬱不偶。此當世所謂文人之雄也。而遭逢若是。沈子以射策及第。回翔史館。雍容珥筆。燕譽嘉樂。以視陳李夙昔之音。又一變矣。嗟乎。士何可以無遇哉。

江南巡撫周公去思碑記

三吳襟江負海。自六季以來。常為天下重地。甲乙之後。牧人不聞。撫綏失經。民用愁嘆。於是遵左周公。以少宰移左司馬。奉命來蒞茲土。下車日。士民翕然慶更生。若脫湯鑊而就濡沫也。公為人寬大樂易。體任自然。推心置腹。表裏豁如。拊循士卒。煦煦若家人。士以此愛樂為用。崔符數作。海波乍驚。公戴星踐露。跋涉千里。綢繆東疆。坐以無事。舊署燬於兵。十年不克建。就民居為公府。堂榮之寬。僅容旋馬。公捐美課。擇其屬廉幹之士。鳩工度土。不日落成。和表榮戟。拂廬謁舍。赫然改觀。吳人乃復覩節鎮之重。政簡刑清。甯出母內。頻年有大獄。詞連吳中巨姓數十家。公輒為申雪。所全活無算。士論快之。治甫三歲。所以求救和之道益至。會奉中旨解職。文武吏士相與攀而止之。且欲為請於朝。弗克。乃依故典。樹之豐碑。而乞文於予。予以無狀。幸托帷幄。常論守天下之道。與取天下異。將守之以力乎。非也。馬上得之。不可以馬。

上治之也將守之以術乎非也飢渴者不可誑以虛器也將守之以法乎非也曾苟設而魚亂於水畢弋多而鳥亂於上也將守之以惠乎非也挈瓶以丐水執槿以求火應之則不勝應也夫至弱而不可勝至璞而不可壞道在乎無形而回元氣於冥漠之鄉措蒼生於磐石之固者其唯實意而已矣夫實意以奉上必忠實意以取下必厚實意以持己必廉實意以濟變必靜實意以成功必遠秦用孟明以無技而伯其用李斯以博學而亡漢用曹參以清靜而安其用鼂錯以刻削而亂宋相趙普以沈厚而興其相安石以矯激而衰此實意與不實意之效也傳曰不嗜殺又曰不忍人夫不忍與不嗜孽芽於方寸之間而一天下保四海必由之故夫不出堂皇而千里食和平之福古之人豈欺我哉夫三吳凋敝之餘民力竭矣一竭於兵燹再竭於水旱三竭於楚粵之供四竭於江海之備如久瘵之人神氣孱薄法宜培養以待鍼石之施今周公為政獨蠲滌苛細與民休息文網不張而實意獨至三年之中卒能保障安全以留東南之半壁其生殺威愛之權因時而操縱者雖十世誦之可也朝廷以海邦之警思遣應揚之佐不欲以煩赤舄之大臣故收公於密勿論思之地予素在公宇下既窺朝廷用人之無方而又推吳人懷慕之未怠因有感於取舍之異勢而極論之蓋宣示上意與慰勞吳民其事固並行而不悖也公諱國樞

東人仕兵部左侍郎左副都御史

吏部夏瑗公傳

夏允彝字彝仲號瑗公華亭人舉萬厯戊午孝廉方神祖倦勤士大夫競輸利達習為儒貌矧方毀隅以毒風俗時則有東林諸賢飭氣節以厲於上而公以弱冠賢科才名傾天下實與大君張溥同郡陳子龍長洲楊廷樞等以文章鳴於下其勢相應和東林諸賢或訕或伸而公等伏處郡邑與天下同憂樂抵激汙流指訶失政視窮達蔑如也厯三朝二十餘年游籍徧中國二都十三州之士爭希其風修飾振拔士氣一變而公所援引導率之功為尤多年四十餘舉崇禎丁丑進士時公卷在沈詞林延嘉所被落馬文忠世奇掇公表讀之大驚疑非公不辦亟稱之得收殿試三甲福建周之夔司理太倉故與張采張溥際時溫體仁當國之夔以蜚語中采溥等將起羅織公在京師計所以銷散之者無不至事卒以解除知長樂縣下車厲精與百姓更始用古教化所舉廢必中民恤厚風俗當其撫慰覺弱煦煦如家人慮不能殫其私或鉅猾朋賊舞禁遁法簡別若神把三尺炭然不能毛髮撼也是時鄭帥雄制閩海倚為奸利撫按使不敢詰其部曲守澳者受賈人賂縱令出入夷中已復徵殺之公廉得奸狀致諸法帥竭力蓋之公判曰以守澳之人利入海之貨又假鄭鎮之

名而沒其利。非天意章露。則鄭鎮長為其冒託。不惟污朝廷之法網。又虧鄭鎮之清節。卒案如律。帥中自折。無可奈何。後反投分馬邑。有民出賈。不反。久之。獲骸於山。其家訟所與同賈。嘗借貸者二人。獄不具。公案以為借貸責微。不應致相殺。當以他事曖昧始者。視同賈者二人中。一人貌狡。一人顛。縣體癡。遽疑其妻為外姦。密勾之。至。囑之曰。我夢神告我。殺人同謀者。體三十二癰。有婦人者。啟之。爾亟以實告。婦大驚。盡輸實。已出其夫。數身癰。果然。貌狡者乃服曰。實與若婦奸。為同賈。覺因以責債。激其夫共殺之。死不怨。有爭堪與者。數世為讐。甲乙相毆。乙有子癰。乃與姪謀。姪曰。君之子廢。誠能殺之以誣甲。甲必抵死。殺一癰子。而堪與為子孫利矣。乙從之。訟於前令。令覺其誣。將致乙罪。乙懼。又怨姪之為是謀也。并殺姪。更以誣甲。甲無以難。乃令一老婦過乙門。激使辱之。乙果辱婦。婦觸階而死。亦以誣乙。令數勘不得真。並以相殺律入之。不服。前後易讞官數四。前令數奉臺駁。嘔血自傷。公至。則事連八年。積牒盈車。其牽連死者又數人矣。齋戒而後聽之一鞠。得實。閭中稱神。時閭俗善訟。多輕生服毒草。以中人公為厲禁。凡訟殺人。雖山涯海僻。必令載屍隨牒來。接牒次立驗。虛實無隱。其風寢息。邑中多盜。公初受牒。或置勿理。陰搜索之者萬方。輒得之。數月之餘。致之千里之外。發之他獄。連比之間。積誣立雪。盜以屏息。公前後聽獄。所搏擊全

活如此類者無算。引繩批根鉤深摘隱。臨獻之際。率聲色不發。片言善如滿堂。頤解凡閭有疑獄。雖他郡邑爭請發長樂勸番。每上獄。撫按使咸嗟嘆不能及時數奉旨。申行保甲。郡縣多例置之。公獨詳著條目。推誠行之。數百里如指臂。聞賦積逋。公乃編十甲為一版。著其戶入之數。懸甲長之門。每較期。甲長則持版以入。頑民無或遁。雖鄉之權貴。舉是例不少假。又箠杖據輸入寡多。雖一二數勿混賦。先辦者勞以羔酒。導以笙鼓。而錫之詩。於是戶爭輸入。一年之後。束杖不用。得錫詩者日衆。壺觴滿堂。笙鼓充庭。歌舞之聲震於城郭。五年邑大治。癸未。冢宰上計。舉天下廉卓第一。上每朝羣臣。詔天下廉吏。大學士方岳貢。首以公名進。上領焉。若素知者。書公名御屏。將膺殊命。會丁母喪歸。甲申夏。寇陷北京。公聞信慟哭。誓死報國。集議羣廢。故相某失詞。公庭叱之。自長樂歸。家屢空。至是盡籍其產。歸之有司。為江南浙東西舉大義倡。扁舟渡江。與史尚書可法計恢復策。聞擁立事。却還。宏光初。多引知名。以繫物望。公以大卓異。不時擢考功主事。抗疏乞終制。適馬士英阮大鍼蔡奕琛等弄政。欲毀三案。誣諸賢。二心潞藩。斥廢幾盡。憚公清直。獨為好詞。招之。公終制。竟不起。聚族築室於崑山之麓。示無意世事。已。奸黨張孫振等。卒承執政旨。誣以事。得旨。鐫一級。乙酉夏。王師南下。士大夫相率奉手板入謁。無敢忤。公獨不可。時江南總兵吳志葵。



頗兵海上同郡給事中陳子龍孝廉徐孚遠陰與陳湖亡命起兵湖中志葵故公門生子龍說公以尺書招之志葵與參將魯之璵率舟師三千自吳淞江入澱湖窺蘇州海上軍素怯之璵敗遂引還海上或說公入海趨閩公嘆曰吾昔吏閩閩中八郡咸懷思我今駕一航南趨圖再舉事固善然舉事一不當而行遽以求生何以示萬世哉吾將從虞求廣成游耳虞求石麒麟字以縊死廣成即先世父以水死故云既鎮帥以素聞公名必欲致一見且曰夏君來歸我大用之即不願第一見我公乃書於門曰有貞婦者或欲嫁之婦不可則語之曰溺即勿從姑出其面婦將褰帷以出乎抑以死自蔽乎遂盡斥其家人賦詩曰少受父訓長荷國恩以身殉國無愧忠貞南都繼沒猶望中興中興望杳安忍長存卓哉吾友虞求廣成勿齋繩如愍人縊生願言從之握手九京人誰無死不泯者心修身俟命敬勵後人詩竟自投於淵屍浮水上衣帶不濡死三日而黃學士道周果奉檄以翰林侍讀兼給事中招公急往至則公甫入殮使者以書倚櫬叩頭慟哭而去公為人孝友淳至聰明捷給少讀書日積寸為文章如不經思對客操簡數千言立成與同郡陳子龍齊名子龍為童子未有聞而公已為名孝廉折節友之延譽公卿間世遂稱夏陳壬癸間雲間古今文詞遂甲天下公歿後子龍為書告之紀叙生平撫存悼往讀者掩泣性不樂晏安雖處一室

皇皇常在。既濟當世。推解拯救。若赴飢渴。急難同病。不顧其私。郡國交書記於門。日如市。批答無暇。晷筆不停綴。與譚天下事。條布根列。燭照數計。抵掌縱橫。連日夜不倦。慰薦下輩。無虛日。人有片長。鼓舞愛樂。如已出焉。後生聞其風。或竊其一言半詞。砥礪以至成才者。無數。公於東林諸賢。輩行稍後。至崇禎時。公為孝廉人。即以黨魁目之。然公持論。謂諸君子坐論節概。好同惡異。不知抹時之策。後世論成敗者。將與小人分謗。其立意不阿如此。凡兵禮大政。邦國利弊。皆洞晰本末。嘗私制策三十篇。識者謂公遭遇明聖。處公輔之職。必能弭兵革。安蒼生。其於長樂第小試。為兆云。雖名蓋四海。而所施未竟。天下痛之。嘗著四傳合論一卷。私制策一卷。禹貢合注十卷。修長樂志。并梓保甲及同善會徵糧法等書。世傳之。及乙酉八月。著幸存錄。為絕筆文集。散佚。詢其家無存者。公子完淳。四歲能屬文。誦羣書數十萬言。文采宏逸。江左絕儔。為錢旃居木郡。頗通問浙東。授試中書舍人。後復拜表普陟。為守帥。偵得見。收與顧咸正。劉曙同繫建康獄。談笑如平生。作新聲樂府數十闕。臨刑。意氣揚揚。所著文多散佚。存詞賦雜錄數卷。嘗自言七歲操觚。九歲成章。出入古今。咀含英華。有韻之文。自謂無敵。無韻之文。通達而已。方十七歲。遽死忠孝。公竟不祀識者。悼焉。女歸予兄洵。蚤寡。勵志操善。詞賦公嘗語人曰。宏光之世。予得潔軀者。吾女之力也。公

歿後與公妻孺人盛氏並棄家入道云

答李武曾書

鍾淵映

武曾足下。今春足下過我。值僕委頓牀第間。氣息惛然。門者以病之亟也。弗為通。足下不棄。貽書見誨。所以慎疾者具備。何足下愛僕者深。而急之不啻己若也。獨謂僕之病。由言語不節。與窮覽書史所致。則足下所聞者似矣。而非其本也。僕自幼羸弱。藥石與俱。終歲之間。病常六七。雖復無恙。以逮於壯。而支體侵削。腰僅逾握。僕之得於天者。嗇矣。及未病前數月。飲食如故也。動履如故也。然每至夜分。則展轉反側。申旦不寐。心竊憂甚。舉以問醫。漫云無害。而不知僕之病。其中者久矣。世有和扁。必當察見形色之表。僕既不過其人。故未久而病。且病而旋愈。旋發。不即治也。嗟乎。僕生平無飲食男女之欲。澹仕進之志。足下所知也。惟中有不可解者。塊然獨處。伊鬱隨之。遇一二同志。與語。今昔成敗理亂之迹。賢否得失之數。彌日不倦。否則流覽載籍。以為千百年古人之精神。皆萃於此。士不遇。坐老其中足矣。斯固性使然哉。被病以來。醫戒曰。不急謝。若客屏若書。病且不治。僕謹守其約。杜門不出。三年以內。委人事。謹起居。即交好如足下者。歲不過一二見。僕又素不喜雜遇異已者。往往喋不出一語。人以為誚。既病矣。不獲從。吾徒談笑為樂。而顧對臧獲僕妾。較米鹽瑣屑。刺刺不休。足下謂有是乎。夫古人抱病著書。僕不幸有古人之疾。而無古人之才。居恒每自

國朝文匯

卷十九

十三

國學扶輪社印

奮曰。人之所以壽者。非獨其形存而已。固有道焉。苟置其心於無所用。而年躋髮耄。亦何異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也。不揣愚陋。思有以表見於世。而復念古人之畫其卓然不可磨滅者。類以神志為主。僕病且久。觀書不盈寸。輒眊眊然。其神志半已消耗矣。即不自已。亦終不能必傳如古人。而且有沈痼之疾。若天假之年。幸而稍愈。僕終將奮力斯道。以無負所志。今日而亟亟焉。固無益也。足下猶以向日之僕而疑之哉。雖然。僕非與足下辨也。懼以不慎疾之故。為知己憂。故敢白其所以。惟足下裁察。

長令論

江 蘭

天下與朝廷任分理者惟長令。其與民最親。休戚知最真。安危得最速。故必優其賞。嚴其罰。重其權。而後有所勸懲。無所顧忌。收其效為最神。昔孫叔敖相楚。史推循吏第一。當其事莊王也。莊王以幣輕。更小為大。百姓不便。敖請如故。王許之。民稱便。延篤為京兆尹。大將軍梁冀遣客齎書詣京兆。貨牛黃。篤發書。收客徑殺之。郅都為濟南守。誅豪右二百餘家。史弼為河東守。考殺中常侍侯覽私人。覽飛章誣弼。詔下廷尉。卒得免。應劭為泰山守。黃巾入郡。糾文武連與賊戰。賊乃退。此猶曰太守京兆相臣也。乃若鄴令西門豹。鄴俗歲為河伯娶婦。豹連投巫覡於河。惡俗以止。朝歌先是盜攻殺長吏。無狀。虞詡為長。設三科募士。貴厥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伏兵伺之。盜乃平。雒陽令董宣。時陽湖公主家人殺人。宣就主車取殺之。此皆古稱賢長令也。然皆春秋戰國兩漢時人。此後不概見。夫春秋戰國兩漢已非唐虞三代盛時。此豈今人盡出其下哉。當不然矣。蓋天下中材。非優其賞。不足以勸。不肖者。非嚴其罰。不足以懲。唯賢者即不賞不罰。能振拔自立。第非重其權。則其志不得行。才不得展。猶之騏驎繫其足。雕鷄毀其羽。舟車去其輪。施斯與駕。駘鴈鷄與無舟車。何異惜哉。漢之先其人。非必盡賢者。春秋戰國諸侯王國中。長令而上唯相。別無制長令之人。兩漢

長令而上。唯太守刺史亦無多制之人。其權之重如此。以故長令志得行。才得展。少有抱負。不至湮滅。無聞漢制。或尚書令僕出守。或入為三公。或郎官御史出宰。杜詩起家功曹。超三遷為侍御史。又兩持使節。賜榮戟。方拜成皋令。侯霸由臨淮長。拜尚書令。卓茂且由密令入為太傅。封褒德侯。其待之隆。賞之優。又如此。雖不肖者。猶將自勉。恥與墨吏庸吏為伍。中材自奮。蓋可知。況生而賢者也。後世牽制長令者。十倍於漢。太守尚不自由。區區長令。復何能為。彼大吏更難其人。甚且身不正。識不遠。才不練。概置方州。休戚安危。不問癡聾瘡癰。為能養癰種毒為智。未雨綢繆為多事。小而申請不報。大而申請不應。請之數且怒。使有董宣西門豹於此。難免擅殺人之咎。有如虞詡者。難免擅舉兵之罪。既無不次之賞。徒于不測之禍。此漢以後循吏日少也。龔少卿有曰。治亂民猶治亂繩。願敕丞相御史。無拘臣以文法。得便宜行事。今之得制長令。豈獨丞相御史哉。果優其賞。重其權。兼嚴其法。以繩不肖者。而猶曰無賢長令。吾不信也。

送鞠侍御之河東序

今天子之十有五年。秋八月。廣東道監察御史鞠公奉簡命。巡視河東鹽政。九月。出都之任所。朝士大夫。多徵歌載酒郊餞。予力不能與。乃以知己之感。乘蹇驢亦送。

于郊。僅能長揖以別。公獨執手。繾綣至再。為予留滯京師。不得與俱。微邑。予揣力所可辦。別以言。公曰。何言乎。余曰。今國家征伐四出。行軍糧從日計。贏絀。昔管子以山海富齊。漢事鹽鐵。今時與古異。鐵入正供。鼓鑄之利。細已甚。故田賦外。可利濟軍儲者。唯鹽政與權稅耳。乃鹽政三倍于權。所關甚重。河東地轄秦韓趙魏數千里。秦且用武。仰給河東尤切。朝廷知非公不可以是委。公其相時。若地求所以不病於下。不病於上。舉國與商民皆便。公之道得矣。憶往者公令隆安。辭家將萬里。南過嶺表。出崑崙關。盡鬱林之境。漸與峒蠻交趾接。土瘠民窮。且悍。風土與內地亦異。宜公乃布衣蔬食。身任勞苦。六年邑大治。因奉內召。為隆安數百年所未有事也。及擢侍御。三載間。疏十九上。咸稱旨。大抵不外籌邊用人恤士。詳刑弭盜。河漕諸大政。諸凡瑣屑之言。不入告。廬陵謂天下得失。生民利害。社稷大計。惟宰相可行。諫官可言。故士仕于朝。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公固無媿。夫以窮荒下邑。治無難事。殿廷建白。又彰彰若此。是任也。出緒餘理之。知必勝任愉快。宋河東閻漕使呂許公。因辛卯公之言。招至文潞公。文退許公歎曰。此人何所任用不可。遂自殿中侍御史差委。不十年。出將入相。人謂呂辛二公知人。公拜命。或舉此以況公。獨以封太孺人母張太夫人家居。厯宦逾遠。公弟暨諸子。雖繞鄰。其懷終未釋。余聞劉元城之母曰。諫



官天子諍臣。汝居此地。當以身報主。今既以風采重臣出。總財賦。雖國用不可須臾緩。而于其間能寬一分。則商與民受一分之賜。而國用所自出。亦留餘地一分。所以慰太夫人者。何地非是。予之為公送別。意唯此。公瞿然曰。吾將三復乎斯言。

十君子堂記

堂以君子名。重竹也。十者何。志不孤也。竹而曰君子者。何。君子之樹德立身。處受砥礪。名行夷險一致。恒取配於竹。故退而予之曰君子。竹何在。蕭爽玉立於堂以南者。是也。堂外不皆竹。若柳若菊。靖節之風尚存焉。固君子之亞也。旁有隙地。雜以園蔬。園圃小人之業。烏乎取。雖然。學稼學圃。無傷為君子。亦得以君子概之。予之初入均城也。民默然。猶若不相接也。期年。民則粥粥然敬而懼矣。三年。民且訢訢然悅懌而安矣。州事之繁者漸簡。簡者漸歸。無有矣。以故守土之吏。暇日漸多。一日闔官齋之西。除穢濁。榛蕪隨意。栽插長短竹樹。未幾。則皆欣欣而向榮矣。於是葺草堂。馬堂之制。無取乎塗墍。雕繪。璽石。鑿池。嘉樹。名花。以疲工力也。深十尺。廣倍於深。堂四壁土。以代陶門。與牖。竹以代木。堂階甃碎石子。以備沮洳。堂宇之前。則仍其地。而稍稍削平之。或人且病其樸陋過甚。夫豈知我之安於陋也。非無謂矣。於此苟積沙土。以為臺。高不十數尺。即出繚垣上。坐見連山疊嶂。蒼翠不一狀。千百里畢列咫尺間。安

在其為陋也。抑或後之來者繼而新之。又安見他日之池館宏麗不權輿於此草堂乎。倘繼此而廢之。將此草堂未可必其久而不壞也。況其為不陋者乎。遲之以數十年之久。生齒桑麻。當不似今日初離兵甲。蒿萊滿目。留此一堂以待後之君子。庶知此日之官舍止於如此。即可以想見此時此地之民生愁楚。或者不至重勞吾民以求不媿於君子。不媿於竹。夫然後知築此草堂者之意。固又不僅存乎竹已也。

遊九氣臺並碧湖記

徐崇岳

人目浪穹九氣臺為小西湖。丙寅秋過浪穹。始覽其勝。臺在城東里許。出東門即草湖。湖心一綫隄沿以古柳。映水同碧。跨石梁四。風致雖小。不減六橋。湖中有地可半頃。人市居之。復有怪石如龜蛇狀。高丈餘。相傳與水相上下。亦靈石也。搆真武閣鎮焉。石竇中溫泉有九。灑灑湧出如鼎沸。不可試以指。朝望氣蒸然分九道。故名汲泉入茗即可飲。僧人點以椒鹽少許。謂能寬胸胃。沽酒置湯中。輒熟。坐石上飲。煖如重裊。土人引湯為浴池。溫熱隨其蓄洩。浴罷登閣覽平湖中。十樹一村。五樹一塢。水面人家以蒲柳疎密為隱現。時見小舟人影。縹碧而葦蕩荇蘋間。鷗鷺出沒。久之鼓棹尋諸水村。大約煙從樹出水。與階平。可濯足牀下。可垂釣枕上。殘荷數十頃。淡而豔至海口。澄然一碧如綠玉。無復湖中荇藻。惟此碧花生焉。花清香如錦蓮。而小葉視初生荷錢其蒂長可數丈。湖之得名以此。山海經謂罷谷之山。汨水出焉。昔人以為即其地也。谷源在望。擬尋蹤珠處。以日夕風濤不果。然亦觀止矣。遂回舟。因西顧標山之林麓。東仰赤壁之巉巖。如迎如送。而九氣臺忽亦入望。氣縷縷如青煙柳隄盡處。樹抱山城。西峯寺觀倒影湖中。澗碧山紅。組織如畫。人知浪穹之勝在九氣臺。而不知其勝尤在此碧湖。楊用修謂新蒲細柳似江南。信然。惜未經點染。故此碧湖之

名未振人之抱負奇異名湮沒而不彰何以異此然苟以青泉白石化為粉地糟邱則失真面目矣湖名未振而得全是又不可不為此碧湖幸也七月既望因記所遊于李象岳之止觴。

名未振。人之抱負奇異。名湮沒而不彰。何以異此。然苟以青泉白石。化為粉地糟邱。則失真面目矣。湖名未振而得全。是又不可不為。此碧湖幸也。七月既望。因記所遊于李象岳之止舫。

閩小紀序

黃虞稷

吾閩自漢武以來聲名始達於中州。自歐陽行周而後文物始見稱於閩人。嗣是以降。歷宋逮今。風氣日開。地靈日闢。人物之偉特。文章之都麗。山川卉木之奇。越禽魚貨貝之珍異。甲於天下。遂稱東南一奧區。其人亦多溫雅醇厚敦篤。故舊稱風土之美者。亦必以閩為首。兵興以來。故家遺俗猶有存者。櫟園夫子當戊巳之際。藩宣八郡。撫循瘡痍。存問故老。興起人文。作新士庶。觀風問俗之下。又時時登眺山川。以攬察時物。窮幽極渺。搜揚俊異。如是者幾十載。而後晉秩御史大夫以去。故夫子於閩之聞見最廣。而於閩鄉之留連也獨甚。及門之士。意其必有紀述。而悵未之見也。今年春。予授經夫子署中。一日出一編示予曰。此予之不能忘情於爾閩者。予受而觀之。凡夫全閩之軼事舊聞。方物土產。大而人文之盛微。而工伎之巧。幽而洞壑之奇。細而物類之夥。事涉雋異。他方所鮮。即羣焉傳誦。目未及覩者。與夫方言里語。足備博聞。皆徵諸親記。筆以成書。名之曰閩小紀。其大要若羅含湘中之記。子京益部之畧。而文采葩流。殆復過之。予雖閩人。顧生長金陵。故鄉風土。未嘗躬至。而暇曠讀夫子斯記。恍然身遊其地。目覽風物。與鄉里前輩接坐我於榕陰蒨蔭之下。嗚。我以側生蠹房之奇。而與之談高曾以上之事也。非夫子之文之工於體物。而能移情若是哉。

世之讀是編者雖未歷吾土因夫子之記述而想見其風土之闡博人物之富麗實與中州大國等而非復唐以前之閩而又知其風俗之醇人情之厚實有東南列郡則其有裨閩乘寶鉅而又豈僅曰識小已哉至若夫子長汀之功烏樓之績功在社稷澤在生民者固彰彰人耳目間當有大手筆者起而述之以附是編并垂不朽是固閩人士之責而亦鄉父老不忘之心也予且翹首俟之矣

齊雲遊記序

松人何元朗謂古之遊名山記縱文筆高妙善於摹寫然於語言文字間使人想像終不得其面目不若圖繪之工一舉目皆在吾得以神遊其間不勝於文章萬萬耶予則以為不然縑素之所傳僅形似耳若夫山川之雄秀邱壑之靚深峰巒之變幻登覽之興趣自非文人鏤管孰能發其神理嘗觀子厚之記小石潭言其魚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即此八字寫澄泓泳游之性殆於逼真而其言風也云振動大木掩冉衆草紛紅駭綠翁勃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葳蕤與時推移則不獨能繪無形之物兼繪其聲與光矣他若謝客之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浣花之連峰積長陰白日遽隱見鵲鵲林響交慘慘石狀變及大江動我前壁色立積鐵等語真若有層峰疊嶂湧現於前溟渤巨流震蕩於側此豈

荆關董巨所能彷彿萬一者哉則甚矣元朗之論之無當也周子雪客今春偶為天都之行訪友過海陽遂登白岳歸而示余遊記一篇雜詩數十章詞語瀟灑筆墨靈秀蓋留止山中者兩晝夜盡寫其登陟眺覽晦明昏曉之狀使讀之者恍然某水某邱可枕漱而流連也某松某石可撫玩而趺坐也其視柳謝諸公何多讓焉至云白岳如五都之市雖珍異錯目而一覽輒盡此非真能領略山水人不能具此心目亦非文筆不能妙其形容苟僅對四壁作卧遊止能寫其勝處耳彼夫欽岑巖巖之未踞其極者烏能毫分縷析而甲乙之耶則甚矣元朗之言之無當也何也蓋吾徵之雪客斯篇而益信也

### 長安羈旅行序

吾閩陳昌基先生執執壇牛耳者四十年平燥髮時即從先友姓氏中得先生名字今年秋復以公車報罷歸過白門出其感懷贈答之作曰長安羈旅行者相示半皆風塵歷落之言也予謂唐之第進士者多采聲譽其先達之汲引後進者亦不遺餘力觀韓文公與陸員外薦士書皇皇之心過於救焚拯溺而吳武陵誦杜牧之阿房宮賦期以第一處之不可則端笏以爭皆若有所要挾而求期於有成而後止夫愛士若此宜於士無遺憾乃三百年來李杜兩公皆以布衣致位侍從他若劉得仁陸



龜蒙羅隱輩潦倒名場。雖姓字在人口角間。而於曲江雁塔行輩。真不啻若登山選佛者。即如退之為文中一世之豪。且三試吏部不售。三上宰相書不答。至賦二鳥以自喻。夫當時文章之工。甯復有過於退之者。然不答於彼。不售於此。其於遇合之際。亦難言矣。先生少負異才。早年文賦。已入先秦兩漢之室。其於詩振揚風雅。開闢堂奧。洋洋纚纚。不為開元大厯以下之音。凡中原吳會之士。抽藻揚芬。一時稱名宿者。無不遇之而靡。久宜置金閨玉闥中。乃老困公車。白首一壺。雖知交半天下。而無能為武陵退之者。豈其所作愈工。則所賦愈窮。嗇於彼而豐於此。固其勢為之耶。昔之人曰。詩能窮人。而陳后山獨反之曰。詩能達人。蓋富貴福澤止於其身。而詩書文字垂及後世。今觀諸公。雖名字不登於一時。而後之仰之者。真同耆閭之峰。泰岱之石。彼一時所謂名貴者。類皆如飄風之振秋篠。渺不知其所之。則先生之自命者。不有在乎。先生新詩絕去谿逕機軸天成。有漸臻自然之妙。其音復和平大雅。怨而不怒。有窮愁之遇。而無戚戚之顏。唐人下第詩多蕭瑟寥慄。秋氣滿紙。若東野看花淚眼之句。識者殊恨其不廣。今觀先生諸作。賢於東野遠矣。楊伯起數十年不答州郡辟命。眾人歎其遲暮。然卒以茂才致位公輔。先生文行媲美關西。觀此器識。三黜之兆當在此日。安知風塵歷落之言。不為明堂清廟之音耶。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吾將

望之先生矣。

觀莊憲使從軍滇雲詩序

自古才士多從軍之什。五言肇於建安。七字盛於天寶。仲宣以愀愴發其深思。高岑以俊上舒其磊落。是皆日月宣其聲。風霆厲其氣。貝冑朱纓。揚其彩。金戈鐵馬。狀其響。故其詩蒼涼悲壯。發揚蹈厲。讀之者有號以立。橫橫以立武之象焉。他若傅靈修之露布。陳長猷之軍書。皆文士壯懷足令健兒短氣。觀莊憲使公久典中祕書。一旦跼韋袴褶。出從滇雲。進取之軍。塹山湮谷。絕地通天。轉戰千重。投荒萬里。所儕偶者。貔貅虓虎之羣。所指揮者。鵠鶴鳥蛇之狀。所經歷者。雕題金齒之域。所出入者。青嶂白骨之區。而能和墨盾上成詩一卷。予友元忞授予讀之。才氣縱逸。若天馬之不可羈馭。壯響淒音。毅然有英雄俯視一切之意。豈其有慕於傅靈修。陳長猷諸子而為之耶。抑其所見聞。所身歷。有以發舒其英多磊落之氣。而使之然耶。將古今才士之從軍者。類如是邪。何其聲之似也。說者謂詩人之所貴者。溫厚和平。悲涼激楚之音。非其所尚。然易水之歌。垓下之調。何以見推於藝林。矧鐃歌鼓吹之曲。又皆軍中馬上之樂也。溯而上之。小戎駟鐵。著於秦風。江漢常武。標於大雅。所以寫師行之嚴整。武功之赫奕。又何不廢於採擇耶。况憲使公旋以奏凱備兵柳慶。撫循遺黎。招徠荒

舊以文學飾吏治者往往於詩見之蠻煙瘴雨之地隱然有中和樂職之化蕉黃荔丹之歌焉甯獨以發揚蹈厲終之已乎太史氏吹律聽聲西方之音為商於時為秋於刑為兵於德為義為勇夫商音峻厲而剛中憲使公之詩豈商音耶能明於此然後可以保此有義有勇之德則昔人所謂臨事而屢斷見利而讓者在此矣憲使公固將以之出任天下事甯一聲詩遂以盡之哉

書思子亭圖記後

汪茗文先生為松陵計子甫草作思子亭記伸禮而誦情其說正而覈即有善癖者無能奪其理而勝之矣雖然禮可伸也情亦未盡可誦也昔孔子之哭顏淵也曰天喪子天喪子又曰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他日對哀公曰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又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愛惜而悼思之者不一而足其於子路輩未見其數數然也是豈有所私於回哉良以回足任斯道之傳而其死為吾黨之重不幸也父之於子師之於弟其屬雖殊其情一也弟子而能傳其師之道也則愛之重之不幸而死也則悼之思之子而能傳其父之家也則愛之重之不幸而死也則悼之思之若子而有志於斯道之重不僅為一家之傳則其愛重而悼思之者又當何如哉使當日過庭之授受鯉也資鄰殆庶吾竊意夫子之慟之也有過於回者

矣。甫草之于念祖。夙慧性成。有志聖賢之學。浸假而大成。吾知不僅任一家之傳已也。其所以度越流輩卓出一世者。又非僅如世之所豔稱者而已也。天之生才。亦不偶矣。生而有志於功名。已足異於眾矣。若生而有志於聖賢之道者。吾不數見矣。而念祖獨有異。甫草不幸。不見其成。而夭。則甫草之慟之也。又烏能已哉。是斯亭之立於情。未見其可抑也。矧甫草之於念祖也。哀麻哭泣之有節也。喪期殯殮之有數也。未有過乎禮者也。其所以立之亭者。亦以寓無窮之感云耳。豈誠如世之溺情而廢禮者哉。若是則思子之亭。固已緣情以起乎。夫叔孫原廟之建。達禮者有非之者矣。是子之於親。且不可。况父之於子乎。使過情而緣飾以為禮。其流弊將有不可勝言者。嬰兒而為之服斬衰。累月不如釐酒。皆其所必至矣。是記之伸禮而誦情者。不獨為甫草礙。要以為世救也。吾故終服其說之正而覈也。然則為甫草者。將何以寄其無窮之思也哉。著之文章。傳其謨述。使天下後世嘆其為未成之璞。而傷嗟之重。惜之以一已之思。而託之於眾人之思。不更為無窮也乎。而斯亭之立不立。又其小焉者矣。

兵備寶水鄭公傳

公鄭姓。名廣唐。字而名。別號寶水。處州縉雲人。生時。大父日強。方丞崇仁。崇故有元

吳文正寶唐書院因命名孕唐而字曰而名蓋以名世期之也後改今名公少聰穎善屬文弱冠舉天啟丁卯鄉試即有志聖學躬行實踐克自砥礪問學南屏深有契於姚江之旨毋以新建自勉人亦不以為夸也既屢困禮闈益講求經世之務崇禎甲申閩賊破京師中原魚爛明諸藩多避寇南徙福藩立於金陵時議將以括發二郡改封崇藩括土瘠民貧建藩供億紛紜民不堪命公叩閭言處州萬山矗突登陟艱辛田疇既瘠商販復少又鄰邑武義江山浦城嵩溪靛賊麻盜屢屢見告聞有藩封彼將生心無兵無食何以鞏維城而奠磐石因言其不便者七議得寢未幾南都告變閩省有所擁戴公以夙望薦起為翰林院待詔旋晉吏部稽勲主事轉驗封員外郎攝文選事有選人以千緡餽公司閨以進杖而叱還之選事一清時疆土日蹙權貴鴟張岌岌有不終日之勢公感憤時事上書數萬言豫章曾公櫻見而嘆曰真救時碩畫也然卒莫能用會福甯兵備缺公以參議往任方簡車乘蒐卒伍閱鎗仗峙糗糧思有所樹立而時勢已不可為矣因辟地長溪叢菁間架木為寮自處隱約公尊人念公切遣間使趣公歸公踟躕未決客語之曰公有二人在奈何以身浪擲因念衰親獨子誼不忍留痛哭謝歸覲兩尊人後卧山中不復出郡帥檄召公公以死自矢會有解者乃已時兩尊人年高日侍庭幃晨昏定省跼起如孺子父助教

公生強健無疾亦不親藥餌公不敢違但潛命醫於戶外詞伺必復初乃就子舍  
否則衣帶不解也家貧無私蓄所入悉以奉兩尊人迨兩尊人卒公當不致毀之年  
猶水漿不入口者三日葬則躬操藥盥與傭作參蓋天性純篤如此居平論學以聖  
人之道莫大於易而其志具在春秋於是為讀易蒐春秋引斷二書易蒐鉤索精微  
多發人所未發其論亢龍也謂其時之不得不亢惟知進而已何能慮其退惟知存  
知得而已何能慮其喪亡以伊周觀之上下危疑流言繁興斯時欲慮退於進慮存  
於亡患喪於得能無餒乎論泰之初九曰卦以泰交為義所謂內君子外小人者正  
欲與之相安不欲與之相激相安則小人可化相激則君子亦傷否之六二曰二以  
中正應五中正為能包容小人之心承順君子之德使小人皆受其吉即大人否享  
之道此雖與小人為群而轉移變化在我豈得而亂之哉坎之九五曰器盈則人概  
之盈者人之所概也不盈則適得其平虛中以受天下何險不濟其解義精確類此  
引斷多采諸說之長者而間申以己意皆為通人所稱治經外復取古事可疑者辨  
析成書曰古質疑漢語林其辨周公未嘗殺管叔論尤宏偉有關倫常教化詩文十  
餘卷而最奇崛者為簫上吟一卷洞金石而泣鬼神語二子曰此吾志所在存此一  
卷足矣晚遂有欲以遺逸薦者公笑曰吾豈以終南為捷徑者哉力拒之公二子長

惟殿次載。殿皆舉進士高第。有文章名。

黃生曰。余從次公中翰。得見公遺書。竊嘆其經有師法。可著錄。乃中翰君言。公生平雅志勲業。自長溪歸。方強仕耳。卷懷而處。以著述聞。非其志也。予謂不然。公遁世無悶。安貧守志。非賢者孰能之。況其書具在。即儕之古人。奚惡焉。予故特錄之。以為傳儒林者之選。

十三經歷代名文鈔序

沈珩

大道之在天下。其統歸乎一而已矣。道之全體大用。其見於經。包犧之卦。虞廷之十六字。道統從此始矣。道統即學統也。商君臣言性言學言誠。文王周公孔子繫易之辭。禮經雅頌。制作昭明。道統之傳承。無歧軌焉。周道缺微。異萌斯起。孔子修定諸經。與門弟子雅言詩書執禮。商瞿傳易。卜商傳詩。左邱明傳春秋史法。曾參傳大學孝經。子思傳中庸。以至有若孟子之徒。傳論語游夏之徒。傳爾雅。其後散處諸侯之國。以友教天下。公羊穀梁傳春秋經法。數傳之間。經學正而道統乃正。自秦滅學。漢世收遺經於殘脫之餘。於是人各異師。或數人而合一經。或一經而分數家。說滋繁而義滋裂。愈降而由漢歷唐。以至宋。千有餘年。經術蕭然。謝絕其間。特起之士。知稱說經義。以明道德者。不過數人。猶擇焉不精。語焉不備。蓋經學散而道統亦散矣。宋室大儒。曠代拔興。淵源相接。傳聖人之心於孔子修定之中。然後學統復正。累承以至於今。然自春秋戰國以來。為吾道賊害者。亦復根萌熾然於其間。如六經注脚。六籍無書。即心是經之邪說。瞽趨者。猶樂其新奇而爭炫之。蓋未知所底也。幸際

聖德昭明。用經術以敦勵天下。使學統歸乎一是。竊觀自古聖功王事。義備於經。經義之備。著於文辭。後世說經之文。亦經義之文辭。所為支流餘裔也。自傳註釋詁而



國朝文匯

卷十九

五

國學扶輪社印

外以篇章說經有儒林之文有理學之文儒林之文本乎學問意見考據探索足以發揚志識而經制之業出其中焉理學之文本乎窮理致知明體達用足以開來繼往而道統之傳出其中焉理學之文所謂其統歸乎一是者也儒林之文則醇疵得失見焉抑或其人其文則居然理學也而其言出入合離見焉以一是而論惟去彼取此足矣然論學不可以不嚴而論文則不得不寬何則惟嚴而後統始正也惟寬而後知統之不可不正也聖人之於經亦然易貴復乾而序坤姤也詩貴正而兼變也書貴治而存亂也春秋貴予而示奪也聖人豈不欲取此去彼哉惟坤姤之必至而後知復乾之不可不慎也變之害正而後知變之不可不正也亂之侵治而後知亂之不可不治也奪之懼於予而後知奪之當懼而歸乎予也此聖人憂天下之情也今夫說經之文之有鈔也使醇疵得失出入合離其說畢陳乎前而後知治是統者之不可以不謹操是統者之不可以不嚴故曰惟嚴而後統可正也惟寬而後知統之不可以不正也經之統正則學之統正而道統無勿正矣由是編而審所別擇焉凡造化之所以絪縕變蕃王道之所以崇效卑法天德之所以精義入神經制之所以因革損益酬酢之所以常變經權人物之所以升降進退衡別之所以得失異同類族之所以典常秩序於以窮天下之事理而致天下之大用聖功王事詎有不

備於此而徒以資經生之佔畢已哉。且國家取士首重明經士子所誦習以應制舉。不越乎章句帖括之間。未嘗窺見古人宏深浩博之業。以審其流得是編以開明之。則始進之學既識本原。于以備顧問而贊大議。參大政。將使經術宏備而治教休明。不無小補。竊有厚望焉。

葉星期原詩內外篇序

詩自唐迄明六七百年。中間非雄才自喜。方能上薄風騷者。不敢揚蹶以進。然且偏畸間出。餘子或附離以起。亦不數數稱也。非若元嘉迄唐四百餘年間。人握鉛槧者。比且以有唐之盛。間按其時作家所論。次大率謂宗工崛起。學者得其門而厯堂奧。探驪珠。當代不過數人。其嚴若此。是必專門師匠。口傳心授。有詩之所以為說者存。非其說雖工。弗尚也。惟其不敢不慎。而詩存。今則不然。手縑四聲。筆涉五字七字。皆詩人稍稍致語。屬綴其徒。輒自相國色。則以家驥人璧。而詩亡。不特此也。詩亡而益變。衍乎詩。沿為揚波。以逢世而欺人。浸淫不止。非世道人心之憂乎哉。憂不獨在詩。然自古宗工宿匠。所以稱詩之說。僅一支一節之瑣者耳。未嘗有創闢其識。綜貫成一家言。出以砭其迷。開其悟。何怪乎羣焉不知獨道之巉曲。而思宿春糧以驅轂者之貿貿哉。星期才斤八極。馳騁百家。讀已哇詩。銛鋒絕識。洞空達幽。乃復憫學者障

銅於淫波發為原詩內外篇內篇標宗旨也外篇肆博辨也非以詩言詩也凡天地間日月雲物山川類族之所以動盪虬龍杳幻魑魅悲嘯之所以神奇皇帝王霸忠賢節俠之所以明其尚神鬼感通愛惡好毀之所以彰其隱莫不條引夫端倪摹畫夫臺芒而之以權衡乎詩之正變與諸家持論之得失其文之牢籠萬象出沒變化蓋自昔南華鴻烈以逮經世觀物諸子所成一家之言是也而不惟是也若所指胸襟品量之說不特古人心地之隱由詩而較然千古抑朝廷可以得國士交遊氣類中可以得豪杰賢達塵俗世故之外可以得淩俗超絕之異人功在學術流品豈小哉讀是編使知古人嚴為論詩之旨與作者慎為屬詩之義則詩之亡者以存詩存而距塞其逢世欺人之浸淫則世道人心之繫亦以詩存嗟乎彼宗工宿匠所不肯舉其心得之儲俾學者掘載以去一旦開左藏以貸貧而抑以援其溺斯其胸襟品量何等耶

方渭仁健松齋文集序

歲己未予與遂安方君渭仁同應詔集京師一日渭仁攜健松齋古文一卷索予序渭仁所刻僅百分一而予是時方攻應制諸體於其一者亦未暇卒業也輒牽率草數言應之丁卯予寓湖上渭仁齋其全集哀然成尺以來謂予曰曩子之序工矣

雖然吾今者誦子所為耿巖集者浩乎其無涯靈壘乎其難名吾殆飲江而思岷也子幸許我乎子笑應之曰子不聞王道思之索序於唐應德乎應德曰俟我學稍進方敢為之然卒不聞應德之序道思子休矣異時儻有以報子渭仁復與子要約而去今又六年矣壬申冬子復刻其近藁自將成憬然曰吾何以報方子因再發其健松集讀之廻環者數四不覺瞿然而自失吾幾失吾渭仁也渭仁之文小大巨細無所不備吞吐蘊藉無所不涵而其所以至焉而絕乎人非可以猝遇非可以相求必味之而徐出夫文章之味難言矣韓子云味於衆人之所不味黃庭堅歎息章子厚以為妙解文章之味夫解文章之味尤難言矣解渭仁之味簡而義盡潔而神腴二者其至乎簡與潔古今言文之至難意盡而義不得盡色腴而神不得腴則又簡與潔之至難陳後山見曾子固後文始得簡如是者非簡之至不若渭仁自然之簡也柳州云參之太史以著其潔如是者非潔之至不若渭仁自然之潔也十餘年來渭仁之文亦既走江海塞藝圃吾懼失之以猝遇而以相求子殆味於衆人之所不味而乃得之非然吾幾失吾渭仁也且吾卒讀其所為健松齋記而知其文由至性以出凡為侍從為史官為節使至以其聲名學問與天下公卿名輩頡頏相雄長與名山川風物駘蕩相感發無在不見所為健松者語有之仁生乎孝節業成乎文章又

何怪其文之凌霜雪而傲雲霓。簡與潔之足千古也。因書此以報渭仁。渭仁無乃啞然而笑曰。吾將待乎沈子之沈潛而下也。而詎知報我之為蹄涔者也。而唾棄之也乎哉。

吳寶崖桂蔭堂文集序

文章家道源在前。踞勝則在後。何則。天之生才輩起。挾其才力。以上下往古。故足以跨其不及而扼其至。今人一口剿稱。曩世某家某家。而好詆訶近代。此大惑也。近代如有明北地之峭強。瑯琊之灝遠。今人能之乎。汨一家之伎說。羣吠而舐排之。夫舉世皆孱筋緩肉之豎子。遇螭螭則變色。見一壯夫搏虎豹。追龍蛇。則鼓唇誚曰。彼疾趨者俗子也。其舉止蓄藏。皆如關市集。潦淖湫淺之盡耳。出見偉人。如大海迴瀾。茫茫混混而來。則又鼓唇誚曰。彼浩漫者濁流也。嘻。豈不甚可笑哉。當時與瑯琊相後先而衲鑿不入者。王遵嚴。唐應德。歸熙甫。茅鹿門之數子者。固各有其所至。而鹿門為之說曰。彼雖雄猶裂土。而王此即微若一綫。猶正統其言誠辨哉。然此數子亦安能無刻畫摹擬之跡。如彼峭強灝遠者。之以瑕示人哉。要之作家不掩其瑕。此中乃有真文章耳。苟不得見其瑕。大抵姍姍駢隨。世俯仰。若不甚有可刺者。而文章命脈委地盡矣。是古今文他病不足患。患在乎痿痺而已矣。吾於明代得一人焉。負

疾趨之力而能斂。具茫混之氣而能涵。不傷乎正。而無刻畫摹擬之跡。不以瑕示人。而跨古人之不及。以起世之痿痺。其惟金華宋學士景濂乎。自是而下。何其少也。而寶崖吳子之文。似之。寶崖豈嘗切切焉。規繩金華。吾浙山川。生才輩起。當如是耳。客曰。景濂遭明興。備侍從。典制大篇。鏘金石。煥旂常。一代之盛。在焉。吳子猶經生。言文雖高。豈其倫。予曰。客烏知景濂。景濂所以洋洋典制。何彪炳乎旂常金石者。皆自伏身浦陽。未遇時。厭飫酣沈。名冠藝圃。故逢時出之。浩乎沛然。豈一旦撮拾屬綴。能爾哉。以是觀寶崖。其可已。

### 遡園記

海鹽郭門之南郊。有張氏之大白居。給諫君之涉園。予表弟澹存。於大白之南。臬陟園之東偏。因澮流漉清而下。邱原高下。其旁老樹翁蔚。其內營為小築。顏曰遡園。左臨澮流。設板扉。扉以內折而西。堂三楹。豁然以敞。可布席而詩。可散髮而飲。可瞪目而眺。可絳竹管絃而嬉。堂以下。植髯松。桐桂梅榆之屬。當月則疎影入懷。春夏則濃陰沁目。其南鑿為池。泉泓然。以注。屈盤而西。池南北壘土石而峯。其邱原翁蔚之老樹。與堂前林木爭映。堂折而左。閣於東南之陬。登閣可簫可琴。可奕。可以聽東海若之怒濤。西眺可以瞰池中五色玳瑁之魚。堂折而右。循廊南出。有丈室者。二掩戶。息機。

聽林端鳴鳥之音。窅若幽巖邃谷。循廊西北。池泉屈盤旋繞而至。作板橋其上。橋下溪流潺潺然盤礴而坐。可風可月。可釣可臨。流得句。池中植楊柳芙蓉蓮藻之屬。魚數十百頭。吞啖潏潏。與人相迎。橋盡西之南陂。有參天娟翠琅玕之竹千箇。與林巒亭閣扶疎相掩映。當煙雲濛雨。則瀟湘渭村繚繞在目。其他曲室閒館。周遭羅絡。予謂澹存子得此自娛。殆足矣乎。顏其園曰遯何居。澹存曰。吾非敢託諸兼段伊人也。茲印也。吾先隱君杖履之所常遊憩也。吾遯先隱君也。登高北望。遯吾先大白之遺澤焉。西顧而歔。遯吾先給諫之聲咳焉。吾豈自娛已哉。予乃喟然太息曰。有是哉。其仁孝之思乎。或曰。吾江海之間。士大夫之為園眾矣。池臺林石之富。雕鏤金碧之侈。賓從譟遊之雜。選以茲園擬之。猶邱垤之介乎崑崙者也。奚取焉。予應之曰。否否。夫大小之相去。惟其義而已。豈若所云哉。苟徒以其延袤侈麗為勝。縱若古之十里九坂。以象二嶠。奇態異觀。盡精眩目。不過多濫金錢。誇豪舉耳。雖以予之為居。蓬蒿滿徑。茅棟甍門。而志意常充然六合之外。以視彼之齷齪焉。繁侈競勝者。等諸榛莽瓦礫之陋。且賤曾不足以介吾之一盼。況若茲園之中。邱壑具體。足以遊目賞心。而其託義之重且大。若此。方將吞若雲夢者八九。而況彼區區者。又何大小之提而論哉。且夫古之高人逸士。與所居之園圃並傳。或以其人。或以所遊之人。今茲園之來遊風期。觚

翰多博雅勝流意足傳已足傳已聞者以予言為信澹存因請予記之

### 濮氏女子傳

太史公序衛世家而為之論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俱惡傷父之志然卒死亡何其悲也予因推見古之仁人如衛二子晉申生其處父子兄弟間仁矣死且不恤於土地人民何有哉此所謂人之性善者也其在婦女多有之如鄭之雍姬忍於其夫以生其父彼其處勢之難全決擇夫大小輕重審矣獨惜姬斬一死以謝其夫事若與楚令尹子南之子棄疾相同視棄疾能死有遺憾焉他若聶政之姊殺身以成弟之名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忠彼其至性激烈見義立斷有出於尋常萬萬者雖上天仁愛賢德欲生全之其若之何哉然有不容以概論者語曰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蓋有忘一身之謀以存其父之祀輕富厚之媿樂而甘危亡之蹙窮此其設心去尋常絕遠然其計未及於死也為之兩利俱存非天道之可恃而鬼神之可依哉乃卒取怨怒殘賊以死其可悲孰甚焉子姨母朱適於濮其家財萬金無子姨悍夫不敢畜勝妾止一女計以萬金遺女為擇婿吳生吳生貧置利田宅予之給奴婢什物夫妻美衣食娛佚遊如富人居女獨自念母以女故斬濮氏祀義不忍從容白母阿母即百歲後安



能饗異氏一杯羹。且令濮氏世世宗祠不血食乎。母怒罵曰。吾用萬金餉汝犬豕。猶知人意。況人乎。女於是不敢復言。一日。父過其家。女私語父曰。母之心。父所知也。女為父置箕帚婢。父時至。令侍巾櫛。生男存濮氏祀。女死瞑目矣。父喜過望。感且泣。與女約。生男而長。萬金共女中分。女笑不食。感餘生果男也。女度不可隱戴。而之母家會濮氏一二長老。廟見男。具白。母有子矣。為母賀。母見之大驚。疾怒。次骨不可忍。然已不可奈何。行復自念。女逆我如此。何用逆女。為不若長養此兒。誓不子女一錢。是固女命絕之時也。於是收其田宅。奴婢什物。驅就他舍。勿復相見。吳生日窘窮。愁苦如里親戚。故所與遊。皆誚笑之。生憤恚。婦欲刃之。婦度無所容。遂自經。以死。嗚呼。傷哉。此豈非天乎。夫性善人之本也。所以背善而趨惡。氣與欲蔽之也。女輕萬金。貴若草芥。與古捐千乘之國者。何以異。當父與約中分。笑不食。豈嘗毫末顧其後之安存者哉。此其計。人莫不以為至愚。不知其決擇明而處義斷也。衛二子晉申生。不忍傷父之志。以死。而其父無所不忍於子。非性之善惡異也。物蔽之也。濮氏母亦如是已矣。獨其志在乎存親之祀。見疾於母。所甘心焉。然豈若鄭雍姬楚棄疾。聶姊王母之必出於死而後可哉。天佑賢德。而生全之固有道矣。乃卒至於無所容而死。吾故曰。彼數人者。或死或不死人為之也。濮氏女之死。天為之也。夫其性之善而心之仁如

此何負於天而必死之。雖然求仁得仁。全乎其性之善而已。夫何怨。且夫志士仁人。當國祚存亡之際。以死報國。不必其能存危亡於再造也。抑或再造於垂絕之緒。程嬰杵臼之趙氏孤。丙吉之皇曾孫。王成朱震之師門。特保其孤裔於墜緒而已。得深謀至計於未生之前。若標券而得之。則又奇矣。是其精誠所感。足動乎天地鬼神。付一濮氏兒於一女子之手。使其親世世血食。天所以成其志者。若桴鼓然。安在仁之不可恃。而善之不可依也哉。吾既有見於天性之善。常不泯於天地間。又有感於名跡顯晦之不同。若濮氏女者。湮沒不彰。尤足悲已。故叙其事以傳焉。濮氏桐鄉人。

楚騷越絕書合訂序

薛鎔

大泌山人謂吳楚越皆大國也。採風不及焉，故有騷以補楚之缺，有越絕以補吳越之缺。余謂離騷古詩之始變也，長言以引諷，廣喻以類情，雖一人一事所傳，然其國之風俗見焉，越絕雜說耳。大者已列於左氏，司馬氏之書其他又迂疏而不足信也。故謂騷以補風則可，謂越絕以補風則不可。雖然，屈子憂愁作離騷，記天神窮荒遠，其說至不經。然有日月爭光之譽，後之人感憤不聊者，無不於是乎取哀。其志也哀，其初無所呼訴，庶幾類我而恍與之遇也。越絕記勾踐夫差子胥大夫種范蠡諸人，不有深仇，必有隱禍，為癡為醒，如坐鍼氈，或經焉，或傳焉，或內外篇焉，汎稱複解，不專一辭。然卒隱其姓名於卒章，以謂吾生於五百年後，再逢吳越之亂，託類以自明者也。其所與著書者，則又曰伏竄以自容，嗚呼！賢者生亂世，負其深仇隱禍，以苟活一時，無已而著書，至不敢明繫其姓名，則志亦可哀也已。余既悲屈平之才之忠，而又悲作越絕者之有待於來世也，故取其書而合訂之。若曰之三人者，五百載比肩者也，不有得於前，必有得於後，不有合於今，必有合於古。丈夫不得志，庶幾類我者而遇之乎？其亦可以覽矣。

百苦唱和詩後序

臣子事君父。賓客報知己。義一也。事濟否與身存亡。則有天焉。潘陽范公被命督閩。閩藩與志久。公至未幾。變起而公死。錫山嵇子留山。會稽王子幼舉。華亭沈子天成。與三山林邃菴。為范公識千百人中。禮遇於幕。范公死。嵇子王子沈子與俱死。死以臣子以賓客不同。無愧於君父。若知己一而已。邃菴幾死以年老。又閩人不為所忌。且念九旬母在。因詭言賂得免。計公家與在幕五十餘人。無脫者。獨脫一邃菴。此則天也。當公之被錮也。守卒百人。邃菴諸子之被錮也。守卒六十人。各隔絕莫通。乃卒中一人。獨周旋公側。及往來諸子間。於是嵇子作百苦吟。寫禁中狀。及其憤鬱欲飛之情。而邃菴與王子沈子和。藉卒以達。公公亦和示四子。共五百篇。孤誠壯志。聲中烏烏。徹爾血光對眼。出肝膽。規畫於一園。若交慰勉。待有為然者。既三載。公與諸子死。邃菴出是詩。及公所著蒙谷自序。嵇子所著續離騷。雙報應。嘻笑怒罵諸劇。一時傳誦至泣下。如親見公。及嵇子音容者。是公與諸子雖死不死也。誰實為之歟。且夫公之未濟是事也。人異其議矣。廼吾嘗觀公治浙。愛民若保。抱應務若神明。及泣閩兩月。馭將治兵。輯吏。奠民紀。要頌張。歡聲雷震。設當在浙。命下時。即疾赴閩。逆謀未集。權勢可收。掣兩協。練綠旗。割其芻糧器械。杜山寇之萌。絕奸宄之路。彼知無援。計莫可施。即不調回。京師亦懾心拱手。俯伏而不敢動。至往返。闕下數月。到

閩彼既集。西逆盡煽。民志驚搖。一發遂裂。嗟乎。豈天靳公以全閩之功。抑閩當塗炭。必故摧之而後定耶。此則天之不可解者也。迨大師入閩。南方帖服。

天子念公忠。特旨拾公蛻。莫知者。越數旬月。有自言知蛻所在。問為誰。則曰。我前守卒許鼎是也。常左右公。問來何遲。曰。我從大師南征方歸。故遲耳。因以證還菴。熟視曰。誠然。百苦吟所由與公唱和者。賴是也。於是拾公蛻某所報。命許鼎同赴京。受千金賞。以歸。嗟乎。假非許鼎。則公蛻何收。非還菴。則百苦吟何得。惟不然。此公所以蒙難一時。而償千古不偶也。豈非天哉。豈非天哉。吾願為臣子者。務殫力以報君父。利害生死。則聽之已矣。不盡人事。徒委天自解免。毋乃誣與。推之客報知己。亦奚弗然。百苦唱和詩。俱在。宜反覆而深繹之。哉。初公來閩時。介于蔡僉憲。以書幣屬王君龍泉徵余。余方讀書江右。雖赴命未及。知己之感不忘也。因與還菴同厲禹航。詳其事。敬贖數言於諸公之後。

### 張公胡公述

懷遠將軍張公其猷。字維壯。其先河南人。始祖某。洪武初。以武功授福州右衛指揮。使世襲。至公。父守貴。厯官粵東瓊崖叅將。以征黎病歿。先是病亟。謂左右曰。吾家有老母。不能終養。令我死。必以衰服斂我。左右從其言。以齋衰飯含。既乃易冠服。納衰。

服柩中。時公方九歲。未及侍父所。攬回哀毀如禮。十八應襲赴京。歸補閫撫。贊畫從撫軍南公居益平紅夷。以功擢總鎮府。坐營汎守。解東所轄沙塢萬安海壇諸遊寨。一時寇盜俱息。公美容止。善詩。近署為福廬瑞巖諸名勝。暇輒遊咏。嘗宿桃花洞。月光如洗。公吟步久。忽念睢陽聞謠詩。和其韻。甚悲壯。陞鄖陽都閫。獻賊方張。公與戰。多所斬獲。迫賊壘。益奮力追掩。殺數百人。賊轉戰。忽陰霧。軍迷入谷中。矢雨下。公度不免。北顧躍馬大呼曰。臣負國矣。遂自刎。死年二十有九。同鄉人儲日煥亦俱死。時崇禎壬申冬也。楚撫軍懼失援。罪烈。廟不測。秘其狀。以輕敵聞。旌卹不及焉。

鎮國將軍胡公上琛字席公。山後人也。始祖某佐高皇帝有功。世襲福州右衛指揮使。至公大父朝卿官惠潮叅戎。父大順早卒。母田氏守節。諫公儒書。年十六能詩。以襲蔭。道易水。詠曰。一死酬知己。丈夫豈所難。至今過易水。猶恨誤燕丹。宗伯曹公學。佺賞之。刻石倉詩選。初任本衛操捕事。尋檄沿解繕城堡。覈船器。皆區畫有法。舊制勛衛得與試武科。丙子中式。甲申閩變。公倡義勤王。御史陸公清源疏請大用。不果。乙酉典禁軍。授御營都督。為鎮國將軍。未幾。闖兵撤。公自延平步歸福州。寄老母及妻子吳航。獨與妾劉慧娘留。曰。城破我殉國。慧娘曰。公死妾亦殉公。於是豫求毒草。畜之。及大師入城。公易朝服北向拜。次拜其先人。次拜老母像。唏噓泣題其下曰。孝

既存宗忠維盡節欲求死所於斯為得乃設案危坐坐慧娘於側供具如常飲既酣索所蓄葷根搗入酒各飲巨觴毒未發公起步數巡復坐咲曰藥豈不靈乎又嚼其葉吞之須臾終慧娘亦終俱端坐不動蓋丙戌九月十有九日公年三十有一師方入聞公死觀者甚眾有拜且泣者是日也宗伯曹公亦北面再拜自縊於鼓山寺初公自延平歸謁母母曰汝家九世受國恩天子何在忍生還耶公跪泣曰兒志決矣敢辱母訓及卒母吳航反撫棺一哭曰吾兒得死所遂不復哭嗚呼明初報功駕軼前代世爵祿者宜樂為死然張父以孝著胡母以節聞而勝與俱殉何其盛也非常之德曠世無聞而篤生者如各以類應斯又其性然矣余友凡僧曰高將軍天爵者亦世升御營督也與胡公從延平歸胡公求藥時訪於將軍將軍使其僕某掘毒草根以應僕因請于將軍曰主翁亦須此不將軍有慚色胡公死將軍亦遁去數年歸竟為僧云

### 石公鏡公述

石公鏡字可日福清人也幼孤且貧寡母徐紡授書食餽侯邑舉明經廷試稱旨授翰林院庶吉士服色無何假歸而閩不守遂隱于家家在江陰島中久之學使者檄致知名廢棄士所親謂公才望高宜往公笑謝一時士大夫若後學子弟亦謂先生

太自苦百口招公公笑不答遂自稱蜀道人道人性潤達喜山水其叔某為築別館于虎巖山側種桃數百株日題咏至論古今事蹟間可悲泣者既已形諸色復大笑羽莊老言與幻來老僧白漁子為方外交痘發腰病凡六年罷甚矣又並貧未嘗廢詩酒山嶺水涯杖或輿必偕焉甲午病篤嘆曰吾何不可捐徒有老母語於邑已而命誦南華經笑而卒

閩縣吳公楷字子方性朴直惡苛禮不容人過輒慢罵始為郡諸生積餼至丙戌當為歲貢生聞閩將不守遂不試去自榕城移鼓山為終隱計是冬闕果撤乃祝髮稱冒僧明年督學以歲貢徵不就於是有僧石田者擁萬人鼓山號義師恣剽掠冒僧怒且罵曰必如是則何謂義矣石田縛致堂下及脇之復大罵石田益怒會得解逸去及石田敗走冒僧歸鼓山鼓山固名勝距郭三十里逸人韻士載酒遊則訪冒僧冒僧與語極歡間有所錯愕必唾罵乃已或貴人至則謝不與通永和和尚者開堂鼓山禪院為天下僧俗敬禮時接見護法諸貴人冒僧不悅罵永和和尚亦輒謝戒其徒毋犯冒僧云冒僧嗜賭或曰僧賭則去不復賭家弗備饔飧耶干人其友王蘭仙為置田十餘畝冒僧與子同耕作婦為釀賣以自給至乙未卒凡九年不跡城市依南生曰蜀道人冒僧皆一時名士其素非友善者然余至冒僧所冒僧必問蜀



道人病起不而蜀道人亦時念冒僧不置口也蜀道人善笑而冒僧善罵二公歿無復有能笑罵人者矣

### 林烈婦述

烈婦翁女也年十九歸林雲禧善事翁姑雲禧以嗜學病危烈願天割股糜之以進病遽愈久之復作死烈哭絕而魘引魂帛經柩側以婢救免乃取雲禧絲絲繫腰際婢告姑姑屬烈母同其密烈謬謂姑曰死今不死矣屬婢滌房帷如素焚修示無死意月餘晚沐浴蚤起盥櫛給其母出後極衣縞密縫結扃戶自經婢急推戶則氣絕矣顏色不變先是雲禧與烈訣烈許以死其翁曰我兩老人方哭子不能再哭婦也姑與家人俱以翁意勸烈曰固也吾曩者以死許之矣且吾姊未婚而殉夫吾婚兩載猶偷生不愧吾姊哉竟死有遺詩四章烈姊名茂宋所殉未婚夫林耀祖雲禧宗也烈名永宋與茂宋皆明經翁輔女雲禧父某母某七世祖高行公諱揚永樂間以布衣抗疏蠲閩浙粵遷民虛稅名聞天下翁林皆福清大姓世婚也林居湖後翁居瑟江

論曰古之烈而死者率丈夫也婦人無刑書南史之慙軍國仇讐之忿何見而必引決之為快與夫存亡持而不奪即斷臂截耳猶弗為也烈生二十有一乃毅然持一

纓四詩見夫地下。豈白雲黃土中。有鴻案鹿門耶。死猶不死矣。茂宋之烈。以永宋言。故並述。然莫得其詳云。

### 貞節林母述

母三山陳公泗水女。年十八。以繼室歸培生林公。公系出拙齋先生。自宋至今。二十餘傳。多聞人。公尤賢。以嗜學病瘵卒。時母年十九。甫舉孤九閱月。號慟幾絕。而甦曰。是誠不可以死。乃畢喪。攜孤及前母所舉幼孤與女各一。依泗水公撫教。備諸艱。縫刺以給。事泗水公尤謹。泗水公卒。年七十。遺一孤甫六月。以屬母。母撫教如孤長。為置婦。視如婦。初培生公奇貧。卒僅留書一篋。母時發篋示二孤曰。爾父素勤苦於此。雖死。不欲墮大賢後名。爾曹能學爾祖。即不母貽。爾父羞語已。聲淚俱下。以為常。今若臣君。篤行。拔書劍。時出遊。交天下士者。九月孤也。前母女適名門。前母孤某先母卒。婦某舉一女。或諷婦。女固有姑在。婦何自苦。婦泣言。婦為死者育女。以事姑。亦欲學姑耳。舍姑與女。奚之。竟不奪。而泗水公所屬六月孤某與婦某朝夕執子婦禮。左右養甚恭。曰。吾姊乎哉。吾母也。母性端厚靜一。奉佛戒殺。教諸孤。令先擇交。或有所見。聞孤寡事。必多方周恤。乃已。女兄弟五。及内外子婦若婢僕。咸恩施。中禮四十五年。無笑容。亦不見愠怒色。卒年六十有三。論曰。詩書之教。及人遠矣。拙齋之多克紹。

也固然。然母陳氏婦於林。守冰雪操。全四孤。以報其夫。若父則誠天性哉。余讀陳氏  
譜。母曾祖某。叔父某。皆孝廉。為循良吏。忠靖節孝。亦家學致然。與迺婦之節。以姑。弟  
之恭。以姊。何賢之多也。聞風且興。而況親炙。吾於母乎益信。

兼濟堂文集序

曹禾

相國柏卿先生刻兼濟堂文集選成授禾使校閱焉因卒業起而歎曰天之所以助我國家者豈不盛哉文者道之寄也道隆文則從而隆自古文運之興必由君與相而君相之烈又必觀其時與其業當屯蒙之會聖賢蔚起主臣同時雲龍特達以道則天開以遇則天作於是乎創制立法顯榮光美一時文治彬彬然潤色鴻猷而百世之風氣習尚因之以成蓋文章與事業相表裏事業又與道德相周旋苟不遇夫文明肇啟之時主臣一德則事功不立而文治亦不成甚矣其難也我

世祖章皇帝神靈默契遠接道統草昧經營無不可垂永久當開創初詞林臺閣之選率皆夔龍周召之才所謂見而知之興一代文明之治者也蓋自明季鼎革以來文章風氣銷磨震盪之餘鬱勃昌明之氣有開必先篤生鉅公與禎期之運會豈偶然歟先生首權制科為翰林為諫議既而掌臺綱掌銓政爰立作相翊佐我

皇上大啟土宇政教所迄窮陬海澨嚮風慕化功業在朝廷事跡著人口而先生之文章當代仰為師表衣被雲馬單詞片紙頃刻傳播先生則以為道德之餘事功之末久而未肯出也蓋先生深於濂洛關閩之旨不欲以文章名世而不知先生之道則見知也先生之業則翊贊也先生之文先生之道德也先生之文先生之事功

也先生既以其道德事功輔 聖主而垂治統復以其道德事功闡絕學而開文運則先生之生於此時乃天所以啟 本朝一代之文明之盛誠非偶然也嘗考商周以前其道在上君相之業轉移風氣而有餘商周以後其道在下聖賢繼起而無其時文士代興而無其業於治平於粉飾均無當也唐太宗致治基盛文章仍六朝之習說者毋歎鄭公之賢得君遇主不能比隆三代兩失其時以為恨今試以鄭公之事與先生較之其為諫官同為宰相同其遇主同其直節同其事業又同獨理學文章先生統其全而鄭公有所不及豈非時之不同主聖臣賢商周以來之道復隆於在上文運應大啟於今日乎且有明之初文學以宋潛溪為冠其文敦龐樸茂故有明二百數十年風氣之厚已肇於其文即其後之文人亦無有過之者今先生之學與文與潛溪同而事業不啻過之然則開 本朝文治之風者又豈有窮乎哉當潛溪講道京師時正學方公竇從之遊集成方公序其後未不敏心承心學竊幸繼方公之軌而論述其概以見先生既有其德有其業復有其文而適當其時是天所以啟 本朝一代之風運非特操觚之士有所依歸而淳龐敦厚之象將文運之隆卜於百世在先生亦不自知其盛也先生之文日星河岳當時共見之諸先生論之詳矣小子何敢復云

終

國朝文匯甲集目錄

卷二十

趙士麟

字玉峯雲南河陽人康熙甲辰進士官吏部侍郎有讀書堂集

文論

詩論

鑑虛衡平說

朱爾邁

字人遠號日觀浙江海甯人著有桂桑閣文集

策略

雜說

送查夏重游燕序

送查韶光遊燕詩序

送萬充宗還四明序

明進士俞仲驥先生傳

田雯

字綸霞號山陰山東德州人康熙甲辰進士官戶部侍郎有古歡堂集

水西烏蒙馬說

國朝文匯

卷二十

目錄

一

甲集

國朝文匯甲集

二十四泉草堂詩序

十二

遊太室記

十三

遊桐柏山記

十四

孫文恭公祠碑記

十五

王將軍墓誌銘

十六

羅

賢陝西人  
餘未詳

樊噲論

十八

衛御史傳

十八

陸

舜字吳州江蘇泰州人康熙甲辰進士官浙江溫處道有雙虹堂集

季布丁公論

二十

送曲沃令序

二十

石門諸山記

二十一

過嚴光釣臺記

二十二

衛既齊

字伯嚴號爾錫山西猗氏人康熙甲辰進士官貴州巡撫有康立堂集

忠裕堂詩集序

二十四

朱少司農年譜序

二十四

葉令樹

原名者字伊氏安  
徽涇縣人諸生

肅宗即位靈武非篡辨

二十六

方殿元

字蒙章廣東番禺人康熙甲辰  
進士官江甯縣知縣有九谷集

建德國記

二十七

推恩田記

二十七

繆彤

字彤起號念齋江蘇吳縣人康熙丁未一  
甲一名進士官翰林院侍講有雙泉堂集

屯田論

二十九

遊洞庭西山記

三十

永豐縣知縣儲公墓誌銘

三十二

張英

字敦復安徽桐城人康熙丁未進士  
官至大學士謚文端有篤素堂集

讀李文饒近倖論

三十五

孝烈詩序

三十六

戶部主事房師即墨黃公墓誌銘

三十六

國朝文匯

卷二十

目錄

二

甲集  
國朝文匯



國朝文匯甲集卷二十

文論

趙士麟

天地之間有大文焉。經之謂也。有大原焉。道之謂也。水之始也。濫觴爾。苟無土以障之。則必至於滔天。火之初也。螢燭爾。苟非水以制之。則必至於燎原。人心驕盈。放言波蕩。故道猶路也。範之必大中。至正之途。而障之制之者也。經者。天下之常道也。大之統。天地之理。陰陽之故。辨性命之原。序君臣內外之等。微之鬼神之情狀。氣運之始終。顯之政教之先後。民物之盛衰。飲食衣服器用之節。冠婚朝享祀先送死之儀。外之鳥獸草木蟲魚。州里之名。無不畢載。而其指歸皆原乎道。是以傳之後世。謂之經。易書春秋用其全。詩興禮擇其純。而去其偽。至文出矣。論語為聖人之言。曾子子思孟子以大賢明聖人之道。亦猶之乎經也。其他諸子所著。正不勝譌。醇不迨疵。藝也非道也。濂洛關閩之書。本六經而黜百氏。皆照耀乎天壤者也。其性仁義禮智信。其君堯舜禹湯文武。其臣皋夔益稷伊傅周公。其具道德禮樂。封建井田。小用之則小治。大施之則大治。上可以為聖。次可以為賢。以臨大政。則斷以處富貴。則固以行貧賤。則樂以居患難。則安。窮足以為來世法。達足以為生民準。此至文也。秦漢而下。乃有辭章之學。多記載講論之文。亦有不可少者。施之朝廷。則有詔誥冊祝之文。行

之師旅則有露布符檄之文。託之國史則有表記志傳之文。他如序記銘箴贊頌歌咏之屬。發之性情。接之事物。隨其洪纖。稱其美惡。察其倫品之詳。盡其彌綸之變。如此者。要不可一日無也。然亦豈易致哉。必也本之于至靜之中。參之于欲動之際。有弗養焉。養之無弗充也。有弗審焉。審之無弗精也。然後嚴體裁之正。調律呂之和。合陰陽之化。攝古今之事。類人己之情。著之于篇翰。詞旨皆無所畔背。雖與至道之文有間。亦可以應時而曲當矣。苟氣之不充。則破碎斷裂。而不成章。審之弗精。則乖離錯糅。而繁以亂。苟體裁之不正。則端大而末小。始龍而卒蚓。苟律呂之和。陰陽之不合。則前甲後乙。左鑿而右枘。不足為文矣。苟古今人己之不協。則氣沮詞支。雖工而于世無所裨。此數者。造化之至理。寓焉人患不能達其極耳。近世又有制義之文。制義之文所發明者。五經四子之書。亦有體裁。有章程。本乎理行乎意。而導乎氣。氣以貫之意。以命之理。以主之。猶之乎古文也。但易朽也。過時即陳也。奈何有以文驕人者。以文章眇同輩。以才技薄虛聲。猶之無佛處稱尊耳。豈知器虛則受。滿則不受之理哉。吾論人以今文驕人。何如進之于古乎。近而三蘇之文可學也。老泉之變化瑰偉。子瞻之雄邁奔放。穎濱之汪洋秀傑。似可學矣。惜未嘗知學問道。猶是縱橫之習也。非其至者也。則宋人之不及三蘇者可知。今人之不及宋人者。又可知已。進之

而韓昌黎之文可學也。蘇長公稱其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似可學矣。然求其言聖人之道者，舍原道而外無稱焉。其發端即未識道德仁義之大全。至于言先王之政而得其要者，求其片簡無有也。若于孔子孟子，或與荀卿屈原李斯並稱，或孔墨並稱，或與楊雄並稱，又謂性有三品，亦未嘗知道也。非其至也。則唐人之不及昌黎者可知。今人之不及唐人者，又可知已。又進而西京之文可學也。史遷之文如神龍行天，電雷恍惚，而風雨驟至，萬物承其濺澤，各致餘妍。班固之文類法駕整隊，黃麾後前，萬馬夾仗，六引分旌，而循規蹈矩，不越尺寸，似可學矣。然多記事之書，揆之六經，其氣霸矣。但去古未遠，猶有淳龐之風，雄健之氣，然非其至也。則兩漢之不如遷固者可知。今人之不如兩漢者，又可知已。況諸君子尤善以文章騰人者也。然則遂已也乎？曰未已也。曷不進而求之二帝三王之盛乎？論語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頌，則禮總其端，紀傳文檄，則春秋為之根。此其道天生之地，載之聖人，宣之本建，則其末自治。體著則其用自彰。所謂乘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亘宇宙之始終，類萬物而周八極者也。若斯之文，未聞有驕人者。嗚呼！非知經天緯地者，何足以語此？曷不又進而求之二帝三王之聖人乎？禹平水土，稷教稼穡，益烈山澤，契敷五教，皋陶明刑，既有其功矣。而

拜贊陳謨曰克艱曰舍己曰不矜不伐曰滿損謙益未聞有驕人者伊尹相湯而有天下有其烈矣一曰慎乃儉德再曰其難其慎未聞驕人也周公相成王有大勳矣曰所其無逸曰惟德之勤未聞驕人也孔子大聖曾子子思孟子大賢其言其行著于學庸論孟者概可知已又曷不下而求之周程張邵之諸儒乎周濂溪之圖說邈之於未有太極之先不越乎君子之修人極之立通書文高簡而體淵懿不出乎修己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極之先文字之外道之全體煥然復明矣二程子遺書以誠正為本以六經為歸表章學庸之書痛排佛老之害明道陳治道惟以格君心為第一義伊川為崇政殿說書尊嚴師道期以養成君德伯子晚欲著書而未逮叔子自易傳外不過隨問隨答門人爭錄其所言謂之語錄皆正傳也西銘之旨體段宏潤推至於知化窮神東銘之義工夫詳密嚴覈於戲言戲動至於正蒙一書窮造化幽明出入原究古今聖賢知禮成性誠明成德之學一番拈動光彩如新人之求新者莫新於此矣康節之書內篇理深而數略外篇數詳而理顯凡天地之變化萬物之感應古今之因革損益皆不出乎此人之求奇者莫奇於是矣至於朱子則集羣賢之大成者也其所論著甚多不可以一端名其美以道言之惟發人所未嘗發之理則可謂之新非眾人思慮之所及則可謂之奇如孔子之大傳有聖人以來未之

有也。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有諸子以來。未之有也。周子之太極通書。張橫渠西銘。程叔子易傳。以至朱子之所論說。有經傳以來。未之有也。以其古之所未有者。謂之新奇。或可也。然聖賢豈務為此哉。其道明。其德盛。其言不得不高且美耳。未嘗驕人也。故夫外道德。以為文辭者。皆聖賢之所棄者也。夫古人之文之傳世。豈偶然哉。其事足傳矣。其辭不足以發之。即不可傳。其辭與事稱矣。作者之道德言行。不足取信於世。則雖傳而人不之信。況今之為文者。偽焉以馳其身。昧焉以汨其心。援焉以非乎其氣。其道德蔑如也。其言行禁如也。家焉而修齊缺。官焉而政教泯。而欲攻乎虛辭。以自附於古。樂褻澁者。以艱言短語為奇。好平易者。以腐熟冗長為美。或採摭異書怪說。以為多聞。或蹈襲庸談俚語。以為易曉。雖麗於相如。敏於枚皋。精奇雄健。如柳子厚。亦藝焉而已。而望有合乎經與道也。猶之擊缶而求合乎宮商。吹折葦而冀同乎有虞氏之簫韶也。豈理也哉。夫文之功於斯世者。譬猶星辰之於天。鬚眉之於人。初無所預。然而有之。則天象修而人形妍。無則晝夜乖舛。而容儀陋劣矣。今欲為文。必反其虛驕之氣。發憤擇術。直詆辭章為淫言。葩藻為宿纖。期於剗削刊落。以徑超乎道德之途。旋轉如乾坤。輝映如日月。根柢於諸經。涵濡乎百家。體製嚴而幅尺宏。音節諧而理趣遠。有益乎倫理之重。不非乎物則之宜。仰符

聖天子文治大化黜浮崇雅重道稟經之至意風俗美而治功成禮樂興而刑罰措豈非斯道大明之效哉

詩論

吾論文而甚言文之不可驕人矣奈何又有以詩驕人者夫雅頌成于公卿大夫而風則里巷歌謠之辭勞人思婦之所作也以氓隸婦女所寄託行吟之事今人日習焉而求片語之相近不可得又以出於其下者之樂府近體長短歌行而驕人不亦輕已而羞當世之士乎三百篇勿論已離騷憂世憤感呼天目鬼神之辭其語長短舒縱抑揚闡闢辨說詭異錯雜而成章皆出于至性忠孝介潔得風人之氣然務以衷情達志絕不驕人所以可傳至漢蘇子卿李少卿所著紆曲悽婉宗風與楚辭未嘗驕人逮及黃初曹氏父子為之倡劉公幹王仲宣為之輔嵇阮繼之而稱盛然曹氏之辭總悲流光之易逝歎人生之無幾欲及時行樂耳此風一開晉人唐人往往效尤遂成曠達如蘭亭春夜宴序率皆此意可槩見已豈知詩上明三綱下達五常太極陰陽之化物則民秉之懿風煙月露之形河山草木之昭氣候燠寒之更毛羽鱗介之蕃治亂興亡之著天壽死生之變無纖弗圓無鉅弗溷大而朝會燕享被之絃歌小而委巷深閨見諸誦諫雖名號之或殊而中情之無異商周之隆斯義為盛

漢魏以來古意削矣。人網人紀隨其所居之位。各有當盡之道。無所逃也。人人秉燭夜遊。世教誰與維持乎。此曹氏父子忠孝友于之道全虧。良由視樂事之太重。也人之無識者。論詩首推漢魏。視蘇李為二典。視曹氏為三謨。不亦惑乎。自時厥後。陸士衡兄弟。倣子建。潘安仁。張景陽。學仲宣。左太冲。張季鷹。法公幹。皆以詩驕人者。獨陶元亮高情遠韻。猶太羹充飴。不假鹽醢。而至味自存。直超建安而上。不聞驕人。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為之首。氣骨淵然。有兩漢風。永明而下。沈休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褊迫。江文通過於摹擬。陰子堅涉於淺易。尚且驕人。至於徐孝穆。庾子山。以婉麗為宗。詩之變極矣。唐初承陳隋之弊。多遵徐庾。遂致頽靡不振。王子安。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務欲凌跨三謝。蹴駕江薛。然溺於久習。以聲律相高。益有四聲八病之嫌矣。惟陳伯玉痛懲其弊。可謂挺然不羣之士。至杜子美乃集其成。而諸作皆廢。忠君愛國有足多者。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高。其變化若神。龍不可羈。然驕人甚矣。王摩詰倣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不振。韋應物祖襲靈運。然寄穠鮮於簡淡之中。陶後一人也。他如岑參。高適。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大厯之際。詩道稱盛。韓柳起于元和之間。韓勢若掀雷。能自成家。柳斟酌于陶謝之中。措辭窮渺。賈閬仙偏變入僻。劉夢得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

沈涵靈運而用意尚奇。至于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曼詩之變又極矣。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為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為宗。蘇子美梅聖俞各有所學。所謂詩道中興。然習氣已成。未有不驕人者。元祐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夫君子之言。貴乎有本。非特詩之謂也。本乎仁義者。斯足貴也。周之盛時。凡遠國遐壤。窮閭陋巷之民。皆能為詩。其詩皆祖仁由義。可為世法。豈若後世學者。資於口授。指畫之淺哉。惟夫篤志之士。不係乎世之汙隆。俗之盛衰。獨能學古之道。使仁義禮智備於躬。出其辭能近于古。外感乎物。內發乎情。情至而形乎言。言形而比於聲。聲成而詩生焉。譬之氣至簫鼓。神合自然。盜焉而春煦。悽焉而秋清。寥寥乎悲鴻吟。而鶴鸞鳳追而和之也。砢砢乎水合萬壑。瀑布直瀉其上。而松桂之風互奮而交衝也。懇懇乎如虞夏君臣。上規下譏。而不傷不怨也。熙熙乎如漢文之時。天下富實。而田野耆耄。乘車曳履。嬉遊笑語。弗知日之夕也。夫何吳趨楚豔。而哇淫之詠汨焉。牛鬼蛇神。而誕幻之事彰焉。霆飛霰擲。而粗厲之文布焉。胡嘯梵吟。而忽荒之趣見焉。僉言粵語。而俚鄙之褻形焉。鶯枝蝶卉。而畱連之思滯焉。詩道以熄。尚以之驕人。吾謂雖李杜復生。蘇黃再出。不宜驕人。蓋詩特一技事耳。使李杜得志於時。其成就未必



能如韓范。况伊周乎。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矣。夫此驕人者。上之不能致君於唐虞。下之不能致身如禹皋。元良喜起。乃譽載歌。宣天地之情。正生民之紀。次之不能守先待後。淑一世之人心。雖維斯道於不墜。而僅僅竊取乎文字之間。令人目我為詩人也。文人也。已負此七尺之軀矣。又以之驕人。不益愚哉。

### 鑑虛衡平說

乙亥嘉平。熊太宰素九公題鑑虛衡平四字於銓部之屏。示訓也。植公也。旨哉淵以深也。廣以大也。是之謂知要。知要即知道。知道則知天矣。夫天生斯民而欲其理也。則建之以元后。馬元后承天子民而欲其理也。為之眾建庶官焉。至于澄敘官方。甄別流品。進退天下賢不肖之大權。則責之統百官均萬民之冢宰。冢宰官人者也。于此任耳。則蔽任目則炫任己則偏任人則罔任資則滯任法則絀任智則愚任術則窮。況羣天下之人才。羣天下人才之眾。咸輻輳而畢集于闕下。出千百人之心思智力。以圖急售旋冀速化得則曰例也。否則謗焉。蓋人才之直亮誠慤者十而一。獮巧脂隨者十而九。故一人偽九人不能測也。一人真九人相與疑焉。賢人在前邪。夫乘之毀玉為珉。譽猶為莖。則澄之也難。人才之生也。在一鄉千而拔一。在一國百而

拔一在都會十而拔一其選益精其才益寡摘微瑕則無完璧遺寸朽則鮮良材虞舜重瞳不能兩視魯輸雖巧不能並作以是不真又失之于隘則敘之也難聚鳩不出枋榆跛驢不涉太行其力歉也大鵬之圖南赤驥之千里其神完也神龍不雲雨人不知其化寶缺不出匣睹者不動容則甄之也難蜩蟬不與蟋蟀齊鳴絺綌不與貂裘並服批大窾解大髀非利刃善技曷賴焉卓犖逸羣之才馳驅千里之氣舉四海而加之遺艱大而投之倍加快愉則別之也難國家以孝取人則刳股無完膚以廉取人則僵卧無肥澤終南可以捷徑則掛冠接踵矣敝車可以延譽則鷄衣百結矣夫賢豪應當世之務必積而後信久而乃章而欲取效于尺寸驟觀夫殿成則進之也難盛名難副重任難勝資育能任千鈞行百里未咫尺而氣逆足盤人弗勇之矣后羿古之善射者也百發而百中焉人稱揚之連發數矢而或遺焉人非之矣然而其勇其射固自若也則退之也難以茲六難而兼祛八任何道而可公曰無難也有鑑焉妍媸並照毫髮無隱虛故也又有衡焉輕重各殊銖銖不爽乎故也其道在忘好惡去意見除將迎絕恩私栖志于無妄之次游意于自然之途則萬物畢聚淵大淵泓不可量也性情嚴局無所動搖不可牽也塵垢絕越中情潔白不可汙也靈徹貫通比于蒼莖不可欺也臧否去取先機炳見不可遁也如是則才達才達則無

己無人去智去術無己則無難舍己無人則無難任人去智則無消力不已出去術則無憎功從人立斯鑑之精衡之妙也是道也即內聖外王之道人主執簡御繁之理也

皇上敬天則郊邱有祀宮廟有祀有祈穀之典有報謝之典恤民則養老有詔蠲租有詔有賑飢之令有蕩平之令身處宮庭宥密之中慮周四海九州之外天下有不可勝窮之務而咸取報于一日二日之間緝緝熙熙履道之微焉穆穆懸懸會道之原焉為而不有動而能靜成垂拱之治者虛也平也譬之于天陰陽之流行四時之轉移萬物之化生輪輪駘駘而未始有息也然而於穆之神流者自流不與俱流移者自移不與俱移化者自化不與俱化何哉為而不有動而能靜惟虛與平故也况官人乎公曰王峯殆良于言哉我則未計及此也遂才欲其虛公而已

策略

朱爾邁

夫君之名固不可不正。而君之道尤不可不全。欲全其道以御天下者。為今之要。莫先於收人望。以達民情。蓋民情之引領望治也。當百倍于人君。我有田宅而汙萊之。我有婦子而仇離之。我有才思精力而艱難之困苦之。非吾君為之拯救焉。能免此焚林而竭澤哉。然而一人之見聞有盡也。長林豐草之間。往往有懷其道負其才。每自恥于不逢堯與舜者。蠟耕而嘆杖策思從志。豈嘗須臾忘百姓耶。獨不得天授之真人。為之前驅耳。故漢高祖未入秦關。先求三傑。光武未定河北。先得馮異鄧禹。唐太宗未至長安。先任李勣房元齡諸人。在昔諸人固無日不以民生為念。而上之招致者。又惟恐其不來。來而不盡其所用。凡以此皆人望也。收人望正欲以達民情也。天下之亂極矣。推其故。豈民之好亂歟。夫民猶器也。設官以理之。猶運此器者也。運器者必深知器之厚薄偏正。而手與為習焉。則器易安。而手不至於扞格。理民者必深知民之疾痛關切。而官與為習焉。則官無事。而民不至於號啼。今則朔南之風氣固殊。文武之好尚復異。雜出其際。而互任以權。若所謂一齊人傳之。眾楚人咻之者。有焉。若所謂青龍章于土壤。問章甫于於越者。有焉。若所謂耳目變眩。示民邪塗。五衢而莫知所從者。有焉。嗚呼。民亦何罪。而至于此極也。君其慨然奮興。以救生靈于

塗炭則非收人望不為功。夫所貴乎人望者，以一人而繫人人之望，皆以為可與吾君戮亂經邦者也。然而有天下之望，有一郡之望，有一邑之望，才有大小，用有重輕，不可不知也。昔明太祖始出，即有救天下安民生之志。其後徵青田劉基、浦江宋濂、龍泉章溢、麗水葉琛，既至，輒色喜曰：「吾為天下屈四先生，然則四先生者，天下之望也。」固當以天下任之。若乃下一郡，即以授其郡之賢者；下一邑，即以授其邑之賢者。太祖非不知改絃易轍，以從吾意之所欲為，然而不可也。惟人望則習知其風俗，洞悉其隱微，積威者寬之以恩，積弱者振之以法，積奢者持之以儉，積困者與之以安。而後出湯火，登衽席，上下熙熙，魚水相得，天下何難定哉？故曰：「君者，羣也。」羣天下而歸之，之謂也。然能使羣天下而歸之者，無他，示之以至誠而已矣。夫天下甫亂，干戈遽起，大丈夫激昂意氣，將徒手以博功名，甯肯受制于人耶？迨至風雲遇合，望氣來歸，當此之時，非溫辭盛幣所得而羣也，非高官厚爵所得而縻也。磊磊落落，一笑投契，洞見腹心，則義雖君臣，恩猶父子，亦復何所猜貳焉？是以明太祖受胡廷瑞於九江，納陳理于南昌，歸左君弼之親于陳州，是皆開誠布告，莫不以赤心待之，而後反側益安，歸向益固，而民亦藉以安農桑，守職業，內外帖然。若不知有兵甲焉者，嗚呼！何其盛也。雖然，自古人君，未有不相信于其初，而相疑于其後者，亦有相信于艱難

並起之時而相疑于制勝立國之後者。此天下事所以垂成而忽壞。英雄為之隕涕也。亦思宗社之淪亡既久。幸得人心未灰。忠義激發。以有此一日。苟前事不戒而疑信相左。亦獨何哉。亦獨何哉。

### 雜說

虎豹伏于山林。樵採者不入。鴻鵠翔于寥廓。羅網者難施。何則。其所負誠遠且高也。然一失勢而受制於人。則三尺童子。猶得狎而玩之。昔者衛鞅立法于國中。李斯趙高專制于禁幄。積威約之漸也。及其欲舍客舍而人不納。具五刑出咸陽市。而追悔無窮。甯不知范大夫扁舟五湖。子房辟穀侶赤松者。可以輕世肆志哉。此不知時之禍也。花無心於春秋。而榮悴適當其序。雲無心于巖壑。而舒卷各隨其趣。魚無心於深淵。鳥無心於喬木。而升沈皆任其自然。蓋君子不能為時。勿失時而已。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無入而不自得焉。非然。不為太廟之犧牲。而得免于走狗之烹也。幾希矣。

嶧陽之輿有半死之桐焉。泰山之巔有孤生之竹焉。人以為非棟梁材也。棄之而不顧。然遇師曠。斲之以為琴。斷之以成管。居然感天地。享鬼神。夫二者非有邀於天地鬼神也。且其材非有勝于豫章之選。鄧林之秀也。顧乃採于豫章。鄧林者。即被以文。

藻飾以雕鏤。僅榱桷櫺櫺之是任。而不克諧金石焉。則可見人所棄者未必皆可棄。而所資者又未必能兼資也。是以孟公綽優於為趙魏老。而絀于滕薛漢高祖善將。而不長於將兵。周勃為太尉。問以刑名。不知問以錢穀。不知而卒能定呂雉之難。豈其智慧勿若哉。人各有能有不能用人者。夫亦審其短長而善任之可矣。

蟲物之至細也。物而至于蠹與蠹尤蟲之至細也。撼之者不必一指之力。而其斃也。可千百數。及夫日積而月累。即榱桷之堅。棟梁之偉。猶傾仆敗壞而不能支。或者牛而犬豕。卒然遇之。驚跳且移。日不解。何哉。伏于微而中于其所不意。物固有然也。已。是以水之猛懷山襄陵。而其源僅于濫觴。火之烈延阿房。接未央。而舉燎之初。本於微熄。天下之變為土崩。為瓦解。謀臣力士。左右馳驅而不足。然當其致亂。不過一人一事之偶乖。而亡也忽焉。既事之後。豈無知而悔之者哉。嗚呼。悔之為已晚矣。

### 送查夏重游燕序

世之盛也。君子得時。則駕無非鹽梅舟楫之人。即隱居在下。任干城備腹心。耕田垂釣。樂之將終身焉。此出處各得其正者也。逮其既列國並。致士矣。楚材晉用。趙璧秦求。于是天下士。苟束髮負奇氣。往往躡屣遊四方。俟時而刈。今天下一統。用舍悉歸于科舉。窮理達務。以當大任。又無藉乎遊。然而魁奇卓犖之才。雅不欲與世為步趨。

騎匹馬挾所著書。為出門之交。嗟乎。此固非忘情于世者。而姑以遊自託焉。蓋有超乎出處之外。而所志良非偶然矣。乙未春季。查子夏重將之燕。同人或賦詩錄別。或曰。壯哉查子之行乎。以美少年擅文譽。京師諸貴人。必能虛左相周旋。或曰。否。查子以美少年擅文譽。尤當留心經史。潛求于兵農禮樂。扼塞險要。以及古今得失之所關者。討論而綜核之。遊其後焉者也。余曰。固然。然考之于古。不若驗之于今。存之于空言。不若見之于行事。今四方亦多故矣。滂旱飢饉之頻仍。羽書徵調之旁午。在位者日勞心焦思。靡有甯宇。吾鄉幸偏安。紉袴之習。徒以游戲飲食相徵逐。乃查子以美少年擅文譽。不侔於時俗。不役於嗜好。輒思震蹕於車塵馬跡中。困其心志。勞其體膚。以求所自益者。是非尋常遊覽所繫也。且夫遊亦難言哉。入其國。交其人。必攬其風俗之所宜。與夫世情物態之變。而後出其所學。有以緩急乎其間。昔者魯仲連一布衣耳。當其片言射聊城。排難解紛。卒賴之。陸生家居。遨遊公卿間。及諸呂之禍。陳丞相一見而政府和。社稷安。蓋天下事。惟置身事外者。可以優游與之相入。閒嘗讀書論世。知將相所係於天下。大利大害者。其機事之謀。文告奏對之作。不得不相資於所與遊者。所與遊者之賢否。辨則將相之優劣分。而天下之治亂以定。然則遊蓋若是其重也。余無似。亦嘗絕江湖淮。歷齊魯之墟。登金臺而望碣石者。凡三。既而



自豫至楚。自楚至蜀。往返幾二萬餘里。顧其時一無所裨於世。第見兵燹遺黎。愴焉可念。發為詩文。無非撫景傷心之處。因自笑青袍落魄。勿克寄千里百城。為斯民請命。是且不成其為遊也。又何倦之足云。今查子方欲以遊自雄。必有所以自負此遊者。則遭際之幸不幸。不必問諸世也。仍問諸查子而已。行哉行哉。查子毋輕言遊也。

送查韜光遊燕詩序

燕臺為京師都會之地。去吳越三千里而遙。陸涉邱陵。駕車馳馬。風沙障日。衰草彌望。水則截淮亂河。歷汶濟。達桑乾。北風揚波。從天而下。是以至其地者。非奉簡書。偕計車。則必富商大賈。挾奇贏之利。而趨走勿止。吾友查生韜光。負卓犖不羈之才。僅以所著詩文數十萬言。躡屣而往。胡為乎。或曰。查生雅好遊。所至薦紳大夫。無勿張供具。接殷勤。賦詩飲酒。一坐盡傾。是行也。交游輻輳。而名公卿饑渴下士。執轡虛左之風。斯有望矣。雖然。子好遊。吾語子。遊不難於始合。而久要則難之。又非久要之難。而彼我無間之為難。遊蓋可忽乎哉。夫人之多懷也。嘗如其面。嚴武詩。莫倚善題鵬。鵬賦何須不著鵠。鵬冠查生當必有以處此。余也。帶索行吟。亦既倦於遊矣。查生方年少。挾奇氣。倘有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者乎。吾聞天下安視賢相。未安視良將。將相思為天下得文武之全人。以左右之。舍查生其誰與歸。查生行矣。蓬窗驢背。

之間或有蒿目而驚心者。當不僅以詩文傳。而詩文一編特出遊之喘矢耳。查生之遊。又可以忽乎哉。

### 送萬充宗還四明序

甬上山谷奇秀。東偏海氣雄且厚。鬱為人文。皆以品節相高。讀書則培根柢。剪枝葉。彬彬乎遂與漢宋諸儒方軌馳矣。吾師梨洲先生繼蒞山絕業。開講茲地。一時萬氏充宗偕其兄弟叔姪凡八九人。同里中李子杲堂陳子葵獻介眉范子石窗董子缶堂鄭子寒村仇子滄柱輩為講經讀史之會。月有稽歲有要。而充宗尤湛深經學。為南雷高第弟子。所著書能發前人所未發。要皆達情適理。不事鉤奇按僻之習。間嘗敝衣冠。踽踽獨行。登臺野哭。有謝皋羽風。以予忝後先師門也。雅善之。年來館穀海昌。胸有所得。每攜陳子敬之策杖訪我蒿徑中。相與劇論。今昔成敗得失之故。出處進退之幾。疑義相析。問學相長。觀其意。殆欲引而置予古人之列。情深矣。經年聚首。睠焉東徂。慨吾道之遽孤。溯滄江以送目。乃醺酒旗亭。以當折柳。猶冀春濤方壯。片舸遙來。同過南屏深處。歌臨高望遠之章。一吐其塊壘也。爰與敬之共賦之。曰山蒼蒼兮積雪。浩浩兮層波。悵之子之遠涉。隔冬春其奈何。盍歸來乎。西泠一曲。濁酒盈樽。烹葵及菽。不少甲乙之友。亦介東西之臺。手如意以擊石。凌長風而寫懷。於時

歌既闋三子者咸唏噓不禁各分袂去道姚江入黃竹浦謁先生於講堂試述此一夕話不無謂小子狂簡否耶

明進士俞仲驥先生傳

予論世至先朝申酉之間未嘗不為之流涕也曰嗚呼祖宗三百年之天下一旦委諸賊手主辱社墟徒為諸臣博一成仁取義之名身死塞責言之慙矣然而泰山比重日月爭光耿耿孤忠輝映千載又每嘆抗節之正者惟前代為最盛其列在國典史冊著聞者亦既彰彰矣若夫下邑閒僚戮力自矢明知其事有不可為姑為之至死靡悔者淹滅無聞勿可勝數如吾邑仲驥俞先生其一也先生諱元良海甯人仲驥其字也渾厚簡嘿粥粥若無所能而潛心敏妙讀書日凡寸許無一遺忘間涉小技百工所需力未遑者先生指顧間輒臻其異年十五補學官弟子員十六食廩餼以烈皇帝登極恩貢入北雍試京師登壬午榜賢書癸未成進士知山西沁州時北都陷未及任宏光朝補廣西新甯州以親老改授湖廣興國州將赴南都復陷遂家居邑養當是時天下亂極矣郡縣村墟無不洶洶動邑薦紳皆鳥獸散先生獨不可以隻身留里第誓與城為存亡適餘姚熊公諱汝霖提孤旅從小豐渡江至海甯圖營伍分汎之計先生毅然以司餉自任舉指揮蔡國瑛主其兵一時義聲所激父老

豪傑感泣旅拜於轅門者。甯止萬人。顧烏合之眾。徒敗乃公。而敵且接踵至矣。先生見事急。即冠帶詣雙忠廟。題一牋於袖中。曰。死則等死。無濟於事。生不同生。有感於心。後書失陷城池罪。臣俞某拜志。焚於廟。北向再拜。將自經。遇羣卒。擁至廟東一舍中。被創死。從死者為長子煒。南云。初煒南奉母避亂。郊居。聞先生蒞事。喟然曰。安有父勞王事。而子家居者。解母奔赴。及難。先生麾之去。煒南曰。父死。子何忍獨生。死之次日。僕章昇從鋒鏑中負其尸歸殮。而先生之兄元禮亦殉於家。君子曰。為臣盡忠。為子盡孝。為僕盡義。俞氏有焉。同時世職。則有蔡國瑛。朱大綱。陸船俱死。蔡之家口沉水者十餘人。為尤烈。孝廉則有周宗彝。或曰。死於硤。或曰。未死也。不知所之。妻卜氏。妾朱衣。紫衣。及其弟周啓琦。並沈青蘿池內死。共家口亦數十人。又有僧號隱石者。負簪刀。獨領兵一支禦敵。手斬一將數卒。死於陣。市僧則有徐七者。為禾郡人。僑居邑之大街。聞敵至。飽食持鎗以待。過一卒。輒刺之斃。後眾卒攢刀之。罵不絕口。予少時曾識徐面。惜遺其名。例得並書。以備他日邑乘之缺。

此傳始末予蓋得之章僕時。章年已七十餘矣。其絕命詞為許欲爾口授云。得諸雲間李見石云。

水西烏蒙馬說

田雯

馬之良者唯冀北而渥洼之種則友龍大宛之來則汗血渥洼大宛皆西域也水西烏蒙近於西故多良馬上者可數百金中亦半之其鬻於外者凡馬也而其上者蠻人愛之不肖鬻亦不頻騎惟作夏臨陣適用之蠻死則以殉水西之馬狀甚美前視雞鳴後矚犬蹲膈闊膊厚腰平背圓秣之以苦菽焉啖之以薑鹽焉遇暑渴又飲之以蔗漿焉體卑而力勁質小而德全登山踰嶺逐電歛雲鄙蝻螂而笑蠃蜓也竜髭鳧臄肉角蘭筋志倜儻而精權奇也有馬如此不可謂非良矣然而未若烏蒙之異也烏蒙之馬體貌不逮水西而神駿過之食蒼筤之根飲甘泉之水首如碓蹄如孟齒皆黃區耳則桃記以平涂試之居然弗屑反不善走而志在千里隱然有不受羈勒之意所以英雄之才不易測而君子之道貴養晦也為郵無正九方臯者蓋亦難矣辨之則不以耳而以齒耳之桃記又如眉月然蓋多賈以攫高價者孰謂烏蠻愚哉詰其故惟善於攻駒駒始生必寶畜其母時飢渴而潔寢處曉夕與俱所以助其腫而使溢厚其子之氣而無闕也生三月差質之佳者而教之繫其母於層巖之巔置駒於下餒之移晷駒故戀乳不可得倏縱之則房皇踴躍奮迅騰蹕而直上不知其為峻矣已乃繫母於千仞之下而上其駒母呼子應顧盼徘徊而不能自禁故弛

之則狂奔衝逸而徑下亦不知其為險也如此者數四而未已焉則其膽練矣其才猛矣其氣肆矣其神全矣既成駒復絆其踵而曳之以齊其足所投無不如意而後馳驟之盤旋之螳封之上疊澗之間金鞭一下欲嘶不成則陟大行若培塿履羊腸若莊馗而軼倫超羣也嗚呼此烏蒙馬之所以良也天下事何一不由於學況馬乎

二十四泉草堂詩序

二十四泉草堂者王子秋史書屋也依厯下城西郭沿射圃上千佛山腳才二里屋前後疏畦芟塘流水映帶牆外老柳數株蒼皮空腔高垂屋頂長條踈地節茨鐙火吟詩聲與泉聲爭響即其處也泉曰望水明殷棠川相國築川上精舍於此園中簷簷綵簷以萬計今斤竹已盡大石猶存王子數椽在焉得葺屋詩四章句云百年竟落書生手滿郡猶呼閣老亭是也曾南豐謂齊多甘泉冠於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色味皆同蓋灤水之旁出者七十二泉之名見於齊乘元于欽所編望水泉列第二十四則其雁次相綴非篤論也余嘗取而閱之趵突芙蓉濯纓數者而外其名率俚而不雅望水尤俚之甚者于欽注泉水其詞旨不及酈元遠甚而華不注之華泉明水鎮之淨明泉皆失不錄抑又疏矣今夫詩人之可傳也百世後併其山川里巷而亦傳之如阮籍之穀水盧仝之玉川司空圖之王官谷無不割據一林麓谿澗之勝

弗以讓人。而詩人讀書之屋。亦前後遞授庸夫俗子。不得而託足焉。如宋玉故廬。則庾子山居之。王右丞輞口山莊。乃宋之問舊宅也。余每怪濟南名泉。不乏詩人。邊廷實李于鱗許殿卿輩。生于其鄉。曾未聞于某泉之側。攫半弓隙地。為別墅者。白雪樓在韓倉村。或云在嵯橋壘市間。漫無可考。獨棠川先生以相國工詩。掇挾望水之奇。卜築其上。閣老亭是以傳焉。而今古上下。偃仰流連。落王子秋史之手。此其所以矜喜自負。氣足以豪。而詩因之日工也。余論秋史之詩。仍以泉喻可乎。夫泚然以翁者。泉之源也。淦淦而潏潏者。泉之波也。當夫風雨噴薄。水石湍激之際。於猿啼楓落時。聞之不啻雍門之琴。荆山之泣。有助人淒其而不能自己者。秋史之為詩。悲歌慷慨。鬱陶莫釋。一往蒼涼蕭瑟。慨無慘之音。髣髴似之。識者歎為騷體之遺。才人之高致矣。一變而叶于金石。歸之大雅。猶夫泉之垂溜天紳。衆山皆響。漚為風潭。萬頃而汗瀾。卓蹕以放乎江河。詎可量哉。噫。是時秋也。泉之上。白鴈書天。水明木瑟。余將欲撰屨草堂。掃殷園之風籜。聽佛巖之石雨。酒酣濡筆。易望水為秋史泉。亦阮曲郎官湖之意。殆以洗于欽之陋。而補鄭元之所未注歟。

### 遊太室記

嵩山神祠在黃蓋峯下。登封縣東八里。祠門三重。古柏幾二百株。三門之內。四岳神

祠分列左右。東有降神殿。繪生甫及申像於壁。剝落已半。西為御香亭。歷代已來。封禪記功德地也。謁嶽神殿。祀事畢。下西階。古柏鱗次。架石叢峙。石上徧刊祝釐辭。祠官姓氏周覽。移晷迴登天中閣。少憩。理策至山麓。仰視一峯入雲。石色青紺如畫。嵐流霧垂。上合下疏。是為萬歲峯。其麓為入山所必經也。蓋興行十里。至中峯。昔人云。嵩山如卧眠龍。而瞻望之。渾成秀拔。若不知有嶽崎參差之勢者。及陟中峯之巔。羣峯爭出。若攢圖之託霄上。煙雲吞吐。日月蔽虧。林木翳鬱。鳥獸遊鳴。陰晴變態。二十四峯環列於中峯左右上下。不可名狀。如謝絳所稱玉女窗。搗衣石。但略括一二矣。東五里許。為盧巖。巖有盧鴻一宅。今為寺。兩山忽張。匹練下垂。微颺吹之。則左右動。奔澗盪壑。眾山皆響。為嵩山佳處。昔鴻一隱此。作十志。以自豪。抱微尚。鳴高蹈已耳。而來遊者。莫不憑襟怡情。因以思慕於其人矣。東有白鶴觀。背負三峯。大小熊山屏其前。為密高之奧宅。三峯多石室。遠眺一室。密達洞開。與他室異。或即謨觴室也。南七里徑崇福宮。投龍洞。力疲思返。余以半人疾。未及躋嵩之絕頂也。然眺洛河。瞻伊闕。顧已歷歷目中矣。桑欽水經曰。崑崙之墟。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嵩山絕頂。直上可接。吾欲御風而行。探崑崙之墟矣。又三里抵嵩陽觀。有柏二株。大可十人圍。聞在漢已為鉅木。殆殷周時物。柏之奇若雞松之新綠香澤凝肥。翠滴人衣。坐其下如



張帷幕設風鳴如聞絲竹聲旁有石幢上勒唐宋人題名有似雜采帖也嵩陽觀碑廟前豐碑在觀門之西徐浩八分書適古可愛客邀飲至藏書樓下日將昃遂登車以歸詰旦東行路出箕山左沿隱水下流復探石淙之勝礫砢礪礪負險相望百二十里過禹州達襄城境

### 遊桐柏山記

桐柏山在唐縣平氏南由宛西行土阜起伏野濶烟疎渡河過唐縣抵平氏境唐縣古曰淮州扼蔡之吭而枕鄧之背蓋古之戰地唐李愬雪夜陳跡不可復覩矣出平氏三十里漫行無陵谷又五里入土岡口雜樹交陰水石沖交於中厯落昇眺移情再三里許上帶崇崖下臨絕壑雲垂煙接泉聲不斷雖輿隸擔夫顧而忘疲矣再十里至桐柏山山有二高峯東曰胎簪西曰大復桐柏其總名也遠望之峻嶒百重雲冒山頂前後只如一山及昇輿以入登大復之巔謂已踰千仞東瞻胎簪雙巒齊秀其峻崿又倍過之峯上有數百石困貫以石梁故曰胎簪也巖下巨石員削如白一水出焉澄脉下滴清乳泠泠潛行地中依井發源是為淮水大禹導淮此其跡也淮井有神禹廟廢基猶存井東北一河沫如跳珠激石成溜三泉奇發自此水隨山轉而有滂潏潏漫之勢矣山南曰逃谷昔晉車騎將軍祖逖自陳留避地於此故宅在

馬是時仲春。地幽谷暖。桃李紛開。紅白相間。行四十里。羊腸蟠十餘迴。花落車巾。香沾馬足。有小禽。翠羽羣飛。異於恒鳥。其鳴濕濕。入耳清越。復變為春激之音。謂之揭藥鳥。又三里至天木山。三面積石。中竇微凹。長津淙淙而下。上有禪悅寺。長廡迴閣。偏駕林阿。午磬曠鐘聲。送林抄。門旁置大鼓。客至伐以千椎。寺有三五佛子。清坐疏班。錫鉢間設。所為禪悅也。山之麓。散泉奔匯。積以成淵。遶岸鄣天。灌木千章。余披襟其下。因之逸思倦想。炎夏火流。於此提琴命酒。取暢山情。行李所遇。徒增感慨。山多良藥。固活女疏銅芸紫苑之族。土人不知采。讀神農本草者。能將而有之。土人唯采菌以資生。故地瘠而民不貧。春夏伐槁木。橫陳於地。雨餘則菌生。晴暄以箔炙之。則菌肥。法與焙茶無異也。十里至琵琶山。高秀挺出。孤不連陵。山頂有大井。香冷味殊。無人汲灌。而水遇冬溢。春夏則乾。巖腹一石洞。洞口甚狹。土人相傳洞藏漢時故樂器。靜夜聆之。有撥鳳尾檀槽聲。山因得名。又十五里至石門山。一名天門石。排竇成狀。若戶牖。雲起則上合。下開。雲退則上開。下合。從地下仰視天門。如從穴中窺天矣。天門小東。接天封山。山多蒼松古杉。鵝從天門飛來。呼侶投林。鵝黑霞紅。與山光相映。奇為佳觀。余已造其巔。旁出一峯。又復千尋壁立。雖猿鳥莫陟。土人云。上有道士。被髮餌朮。獨坐繡金經。不記歲年。余思偕鹿皮公登之。昔人云。鹿皮公能作轉輪。造縣

閱意思橫生如猿飲狀或可升此峯也午抵桐柏縣盟沐畢謁神告祭淮瀆廟在縣東一里制如柏梁溫室華宇修整檐前四柱采八風之黑石以火齊飾之神殿軒冕之容左列玉磬右陳龜輪初廟甚廣屢罹於火故今制略狹以火尅水五行所弗驗也廟有漢柏六漢碑一延熹六年立剝落欲盡石門神二文既奇古隸書絕工惜存其半又鐵獅二蓋唐物也它多宋元碑不可卒讀唐以前如薛道衡祭淮文碑金銷石泐矣祀禮既成歸宿館舍提筆為桐柏山記

孫文恭公祠碑記

余於戊辰奉撫黔之命驅車萬里道經楚南湘沅地見三閭大夫新息侯二祠幾遍五溪七澤間入黔則不祠祠竹王夫三閭大夫楚之故臣新息侯壺頭一戰楚人惜之尸祝俎豆之千百載不少衰宜也夜郎竹王其事怪誕不經黔人何以祠武鄉侯渡瀘之役大有功於黔貴筑銅鼓山為諸葛貽甲處陳跡猶存黔之人又何以不祠余入黔慨然為立丞相祠堂於涵碧潭上迨考黔志所載清平有孫文恭祠今廢墓在邑西五里為葛蒙舊猿語熊鳴公之一杯土雖樵蘇莫辨矣嗟乎當明世廟時邊寓又安崇尚儒術公一鬼方產耳以著書講學自任樹立勲名入為司成出膺節鉞有古仲山甫風何以厯今不二百年里之父老及公之子孫遂無傳聞紹述之者

所以於入黔時。搢擊抵掌。慷慨論列。流連追慕其為人。且重有感於祠之廢而紫微流涕也。公姓孫氏。名應鰲。字山甫。別字淮海。先世揚州人。以流寓占籍清平。舉嘉靖癸丑進士。累官南京工部尚書。卒。其謚文恭。則萬厯間。從黔撫郭青螺之請也。公著述數種。有學孔精舍彙纂。易談。四書近語。教秦語錄。春秋節要。律呂分解諸書。詩賦若干卷。夫蠻髦之邦。農不習耒耜。士不治詩書。官斯土者。必表章一二前哲。所以扶植綱常。被濯習俗。庶可潛移而默化之。不然。羅施鬼國。未有積十數年。近或六七年。無疵癘。天札刀兵水火之患者。以公之文章理學事功。而顧可使之闕而不耀耶。則余今日之祠公。亦猶青螺請謚之意也。余嘗謂畏壘祠庚桑。有垣牆蓬蒿之喻。大抵人情各樂祀其鄉里之間人。齊人高石慶之行。立石相祠。白居易以文章名沒。而鄉人祭其墓。以視樂公之社。朱邑之相鄉。有間焉。武鄉侯功在征蠻。余既為黔人祠之。則文恭可知矣。祠之上。高柳澄潭。小山叢篠。可與丞相祠堂遙相望也。是亦黔人之幸矣。清平令許君國幹曰。是不可以無記。蓋祠成於辛未之春。遂以文請。值余以憂去黔。踰三年。官京朝。殆復二年。許君書凡六至。始為文寄之。錢之石而系以辭。

香鑪峯童。麥冲流黑。萬音駭駭。直風瑟瑟。毒霧運帝。碧空垂蔓。粹靈雋集。王後鄭前。曰誕偉人。淮海山甫。伊呂其傳。程朱之伍。神竄獨立。儼的孤臨。絳花析落。翠筑嶺尋。

經行牢牢。儒林長德。轉轉啟啟。舉人焚客。遺文墜翰。駢出橫陳。周情孔思。一代名臣。  
經師人師。大雅兩佛。歷位司空。才猷聯連。遏鼓盜竿。偽體別裁。醇儒正學。範往圖來。  
李杜雄辭。徐庾麗句。焱迫容裔。鈞天聲韻。爰有遺廟。平邑密岡。何以妥之。不疚其光。  
宵春旦饑。梳烟鬻草。鳳哀雉噫。日昃官道。剡楔磨石。紺文紫錢。摧雲拔風。用永千年。  
平仲君逸。千霄蔽日。擇其下者。狎狹狹狹。許君賢宰。百廢聿興。無隕芳躅。齧馮陵。  
萬里而來。盡櫛鯉雁。俾余搦詞。青螺再見。舊植荒落。華顛白紛。倪腕渴筆。何以為文。  
岑研覃思。言難且陋。觸懷誰昔。造醅醖酒。堙山塹谷。狔鬻雨風。長卿晚翠。蘭子秋紅。  
王將軍墓誌銘

余嘗讀晉陶侃傳。最其生平。蓋多武功焉。史言其少時孤貧。曾為縣吏。復以呂岳之  
嫌。為郡小中正。人生遇合。不誠難乎。以侃之才。而世倘不見用。則亦終老廬江之滸  
已耳。東方生云。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良可歎也。雖然。士之負異才者。官無論崇  
卑。脫穎自見。無不亟展其所長。如曰大用而後為之。是乘田委吏。不屑道而需次於  
八州督也。余所以有感於王將軍。而於功名遇合之際。人才消長之間。不能不撫膺  
太息也。王將軍諱鉞。字德衡。浙之仁和人。明洪武初。信國公湯和募民防海。遠祖興  
隸籍中。遂為臨山衛人。五世祖仕隆慶中。自海上徙家於杭。故復為仁和人。凡數世。

公父應第以公官贈明威將軍。娶祁氏。浙東方雅族。封恭人。側室劉氏生子三。公其仲也。年十九而孤。家日貧。依劉讀書。見孫武子十三篇。又得陳皞梅聖俞之註而悅之。遂精其學。中順治戊子科武舉。公之志提柝鼓立軍門。橫金躍馬。策勲旂常。吹長笛於長江。草露布於盾鼻。渠不甚壯。顧以數奇。授江南大河衛千戶。時江南漕政行。月糧改折。困民運。官抵通。運糧一石。責償倍之。公私交盡。督漕者條奏其事。格於部議而止。公以領運入都。毅然具本折均平一疏。剴切上聞。得俞旨。運困以蘇。嗚呼。漕政之敝。自明季然矣。全書所載行月。暨羨諸費。原以優恤運卒。厥後置而不講。勢必病運。誤公而不可救。司漕計者。嗚嗚者也。選悞觀望。偏指不參。蜚蜚僂僂。而不敢言。即言之。究無當於痛癢相關之故。公一微末戎弁耳。慷慨譴論。效杜牧之罪言。利害不顧。而卒以除漕政之大病。譬諸以人搔背者。時中時否。有適有不適。至於我自爬搔。則舉手皆中。無所不適。公之有裨於國計民生。為何如也。蘇松巡按御史秦世楨。廉公賢能。薦於朝。擢定州衛守備。繕堞濬壕。百廢具舉。日與衛人士講學。曰。藉諸生文采。消我豪氣也。未幾。以裁缺。改上元後衛。衛為前孝陵龍江英武三衛。故地荒瘠。既久。積逋五千金有奇。公申請蠲除。歷八年。凡有請於上官。不從。請之益力。輒昂首疎身。髯鬚戟張。如蝟毛磔。議論譟涌。偏袒大呼不已。上官樂軟媚善事己者。卑疵

而前娥趨而言以公兀冢銜之遂罷官公奉劉恭人命重離故鄉因僑寓濟南卜築  
佛巖酌突泉之側事母教子以終身倪舍人璠詳紀其事今天下無用之學莫甚  
於腐儒平日束書不觀何從曉知治體文輒自矜矜臆好持高節夸毗乘時數歛鉤  
譽一旦膺家國艱鉅之任若畫餅之不濟於饑畫麟之不適於途鮮有不備轅喪氣  
者不然則徒手仰屋退縮不前付之無可誰何是無用之腐儒也所當求之高閣者  
也其不得以武人目公也可知矣公初娶宋恭人總兵宋紀女先廿五年卒繼配朱  
恭人處士朱崇道女側室顧氏子革歷城學生海內文章之士所羣目為秋史是也  
著廿四泉草堂詩集余與漁洋約嵩兩先生序之女一人適太學生高瑒孫男二人  
孫女一人以康熙十七年戊午二月十九日卒後二年庚申渴葬於濟南城西三里  
之赤霞山下革涕泣丐銘余為之銘曰

國之楨幹世之楷模長戰大劍乃有真儒五尺之矛尋丈之壘其光熊熊頑懦斯起  
令子孝思酸風如輪腹憤軋軋胷奇陳陳二十年前風流凋謝我作編辭丁丑之夏

樊噲論

羅賢

知人則哲。堯舜其難世。亦何易言知人也。夫知臣莫如主。漢高帝親與吹簫屠狗之徒。崛起豐沛。至發縱指示之言。出千古武臣為之奪氣。其後數誅戮功臣。已肇於此矣。舞陽侯噲。帝僚壻也。噲將兵攻燕。有短噲者。即命陳平至軍中。斬噲頭。信讒果殺。可畏哉。非也。帝畏后諸呂卒難鋤滅。斬噲則諸呂失其助。而劉氏安矣。是故以意中之事。而忽聞得閒之言。雖疑可信。雖殘可忍。其迹似矣。而以為帝之知人。則未也。噲賢者也。帝入關。休止秦宮室。噲武臣也。首諫帝出舍。帝不聽。張良繼曰。願聽樊噲言。夫人情不甚相遠也。宮室帷帳。美人重寶。帝戀戀於茲。諸將豈不愛之。獨噲能為是言。彼固知天下成敗之機。在於赴義。而不可以欲始也。鴻門衛帝。安危在呼吸間。其氣壯。其言直。當是時。微噲危矣。厥後排闥數言。忠愛之心。何其聲淚俱下也。夫識足以慮始。勇足以濟危。犯顏敢諫。足以鑒前而懲後。噲有大臣之道三。此其功甯第狗而已乎。天下已定。剖符而封。酬功之典。非以女嬃。故蘇老泉氏曰。使噲而在。祿產不得紿。太尉不得入北軍矣。噲言也。即高帝殺噲之心也。朱虛侯不壻呂祿乎。噲不幸而妻嬖。即有變動。彼知倚劉之日長也。噲閱歷既久。其智計甯出入關時下。吾幸其不死於陳平之手。而猶得以檻車入也。吾惜其先死於惠帝之六年。而使高帝疑於



生前後人猶疑於死後也。嗚呼。噲真不幸哉。

衛御史傳

衛公諱楨。固。號紫嵐。關中韓城人也。少年為諸生。有聲黌序間。知天下將亂。不屑屑守章句。而以捄時為亟。輒掩卷長歎曰。范文正當太平時。曾有是言。今英主思撥亂而亂益甚。可若何。已而成進士。司李豫州。以政最召入。奏對平臺。以平寇足食為第一義。稱旨授御史。嗚呼。當崇楨。午未間。亂極矣。賊益繁。饑益甚。公入臺。即上言豫州饑饉狀。謂臣官豫。頗知豫苦。百姓死於寇。死於兵。死於荒疫。向也有人無地。今則有地無人。向也殺人而食。今更無可殺之人。並無食人之人。迄今讀其疏。血淚幾下。當時密勿大臣。不能言九卿臺諫。不敢言。而公獨抗疏言之。上每覽公章奏。輒動容。顧宰相稱直臣。已而言樞臣職調度。宜辦督撫。鎮將賢否。不宜因循觀成敗。已而言領兵官有事無事。兵皆不應入城。已而言宛雒失陷之由。為阮要駐防之策。寇自商雒入。必犯嵩閬。則汝州為要地。自勦襄入。必犯宛南。則襄城為要地。自英霍入。必犯固。自潁和入。必犯沈邱。則陳州為要地。令駐陳以應汝甯。而防汝防宛。即所以守汴已而言原罪臣以光起廢。辨邪正以杜逆案。公入臺數月。焚香拜闕。章數十上。宰相憚之。朝命公代狩畿南。公喜曰。去神京不遠。利弊可旦夕告君父。昔者吾事巡方。大率

考覈簿書。非風憲體。今幸持斧衣繡。主憂臣辱。而不可言乎。入境即上言畿南困苦。宜招集流亡。又言驕弁擅撻職官。又言俵馬津米害民為甚。又言四府災疫。緩征是亟。巧吏不能拘既朽之骨。追夜哭之鬼。又言大風傷禾。蟲災與蝗災一時並至。又言逃兵宜誅。恐將來督撫隻身蒙難。又言驛遞騷擾。一歲之站銀不給一日之用。又言守城兵不宜更換。又言逆帥白廣恩。淫虐無了期。嗚呼。此癸未掾時章疏也。甫入覲。即命監督勦寇。次保定。而神京陷矣。賊犯公。公求死。賊有感公舊德者。護公突圍出。不死。公入井。賊撈救。又不死。公怒曰。吾嗜死如飴。賊進饌。閉目不視。賊相牛金星。中州孝廉也。公為李官時。將置於理。至是幽公於獄。皇朝兵至。猶繫公至慶都。大兵雲集。見公乘騾與解人各星散。或曰。入五臺山。經今三十有五年。公如冥鴻天外。不知所之。公為言官。思佐英主。掾時撤亂。而不遂其志。有子執蒲。復官御史。謬冠朝右。嘗視畦吳越。商民擁車輪呼父母。嗚呼。賢者有後。能繼先緒若此。聞畿南人猶肖像祀公云。

李布丁公論

陸舜

興亡之際。其出處利害之機。亦危矣。已求於人者重。而求人者輕。矧與權術自貴之主遇。其為禍福。往往至於不可測。漢高權術之主也。貫輕士。慢罵役。智籠人。大抵轉於張良。陳平。目足之際。且多以前倂後恭。陽賤陰貴之伎倆。顛倒楚漢之際之豪傑。故罵韓信。而王之。辱黥布。彭越。而極富貴之。皆其故智。不足多也。顧用此智以用人可也。而間用此智以殺人。其可乎。季布之為項梁將也。數窘辱高。後項楚滅。求之急。布髡鉗為奴。賣于魯朱家。朱家為說滕公。謂布各為其主。而不應以私怨求一人。滕公言之。赦。召拜郎中。說者謂高之有人。君之度也。能用賢也。不宿怨也。乃亦知高固將以其用布之術。致楚之亡。人新附者乎。丁公聞其風。以為漢王真長者。固能用怨。我且有恩來謁見高。而乃狗之軍中也。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丁公也。遂斬之。且曰。使後世人臣無效丁公也。案其狀。則丁公亦項王將也。嚮窘辱高。彭城西。短兵接。高急。顧曰。兩賢豈相厄。丁公乃還而縱之。縱之是以見殺也。烏虜。季布丁公。皆窘辱高者耳。而布卒以用丁卒以誅。說者謂高為壯布之始終。不肯為漢屈節。而惡丁之縱敵賣楚也。而不知其皆術也。其用布也。將以示於人。曰。布之有怨於我者。且用之。漢之不以念怨棄敵國也。如是天下其歸我乎。其斬丁也。將以示於

人曰。丁之有恩於我者。且誅之。漢之不以私恩廢大義也。如是天下其忠我乎。獨不思用一布。不足遂感田橫好義之輩。斬一丁公。而適以釀他日韓信彭越陳豨蒙傑解體之萌。而速其釁。漢亦何所利哉。甚矣漢之少恩也。故夫季布可用也。用之誠是也。丁公可斬也。漢高斬之。則何忍也。賞人之將殺己者。而誅人之卒不殺己者。豈人情哉。烏虜兩人皆有得罪於漢之勢。而卒之禍福異者。惟其求布急而布乃出。而於其側。故輕之。以為可以市威也。故曰。己求於人者重。布之謂也。而求人者輕。丁公之謂也。其在漢高。凡皆賣人以行其術爾。豈真為楚誅不臣者哉。且夫其求布急。其先亦一殺布之意也。微朱家滕公。則季布亦丁公之續耳。且如雍齒微張良。幾何其不卒殺雍齒哉。雍齒季布丁公三人者。固皆各有幸不幸。任以其死生榮辱。玩弄於高股掌之間也。故論漢高者。少思其本也。大度詐也。用仇誅不忠。飾辭也。凡皆行其智術而已矣。噫。身為帝王。乃以人之死生禍福。而快一己術智之用。其可訓哉。雖然。丁公為楚故將。楚滅不殉。為季布所為。其可耳。顧不出此。乃挾恩而倖仇讐。為丁公者亦難矣。

## 送曲沃令序

縣令為古天子牧民之寄。蓋重之也。故伯之次有牧。牧之下有監。監之下有守。守之下有令。維令與民獨親。而其任亦獨繁且鉅。故天子益嘉賴焉。今公之令曲沃也。以賴令補其令。賴也。值金兵蹂躪之餘。又接壤粵東。南征之師。如更戍焉。南賴故上游地。貨財甲天下。為豫章一大都會。而一擾于金。再衝于粵。遂致城郭破壞。人民流散。里俗彫敝。大反于有明盛時。公至甯輯其人民。增修其城郭。招集而安全之。不惟不至無賴。且幾幾有賴全盛者。公之力也。賴拒江南數千里。余決歲又復留都下。顧曷從知之而信之。然豫章仕者多君子。游吾鄉且接軫京洛。類能為其鄉之邑大夫良有司。頌德政首公。故余及知之而信之。且公先賴為吳陵尉。吳陵者吾鄉也。其為尉賢。故知之。其為賴實賢。而令且令沃固非儼然嚮之尉。吳陵以令賴者哉。公令賴以憂去。服闋補官。枚得沃。銓郎疑之。奪使更枚之。尋復得補。者驚羨。而公之客咸賀曰。沃為財藪。顧公得令茲土。廉亦富矣。且枚之至再而必得。鬼神亦將有意於公乎。公曰。噫。吾之視沃。猶視賴爾。沃故絳地。兵革以來。大創傷矣。鼎新而後。稍能安集。民聊以生。今茲方澤鴻而郊島之相依為理。未能無罪而啟倖心。為民父母之謂何。邑貧令之憂也。于邑何求。邑富邑之福也。于令何與。吾無以需沃。吾有以謝客矣。陸子聞之曰。公言及此。沃之福也。吾無復相勉矣。獨其枚之至再而得沃者。客祇知為鬼神

福公而未知其所以福公之意也。鬼神將愛沃人而畀之以公。豈獨以利公為哉。福公所以愛沃也。愛沃所以利公也。公言及此。沃之福也。願公始終毋忘今日之言。沃其有厚賴乎。吾將俟公以循良之詔矣。相與顧謝驅車去。

### 石門諸山記

石門。邊驛也。以邊近故多山。其自劍門達口外。凡起伏千里。驛有城如斗。山實環之。高僅可百尺。迴抱蓋不翅數重。無甚深林密菁。致費人應接。然亦自佳已。山有水有石。水活而石清。山有谿有谷。谿幽而谷靈。繞山有屋。繞屋復有山。啟扉到青。開軒落紫。翠微侵人。景狀都有。皴有斧劈。有披麻。有解索。有捲雲。或荷葉者。或鐵綫者。或牛毛者。或棘梨或鬼臉者。石則龍眠馬虎蹲馬。獠飛而兇陣焉。又或為烘霞。為崩雲。為糝雪。為妖霧。且若裂電。若隕星。若貫虹。樹不數點。如出太癡人。不多見。如寫高士。苔色則道人點青。嵐氣則米顛潑墨。宛轉向背。陰晴映發。如刺蕉心。疊見層次。如抽繭絲。不可斷絕。殆此中有小天地。未許一蹴為觀者盡也。山西北隅。兩峯夾出。下有石潭。清且如鏡。石瀨涓涓。不知所從。深不易漁。淺可釣也。南山之麓。有水泉焉。泉方及几。四旁石磴。略無位置。深可尺餘。澄寒見底。窺斯泉者。而髮欲鑒。而肌欲栗焉。驛日萬夫汲之。盈虧不能以寸。斯亦奇矣。嗚呼。羣然山也。而不知名。冷然泉也。而不傳。

聲儻其山水之窟。游觀之所。林木既蔭。魚鳥自親。飾以金碧。通之車馬。游人雜遝。繼羽晏處。資彼天巧。人事踵之。幾何而弗煙景日邵。品題入勝也耶。此如抱璞不言。離羣索處。不自好名。名亦不至者乎。嗚呼。豈出處顯晦之際。雖物理亦有然者。抑其有幸不幸哉。

### 過嚴光釣臺記

桐江水秀甲天下。唯瀟湘匹焉。而桐兩岸之山。復過之。迤東而溯洄者。錢江也。其水大而緩。迤西而溯游者。蘭江也。其水狹而急。其中相廬以西。嚴州以東。則為桐江。江之南北。峯嶺鬱紆。滌青飛翠。水波一碧。有如綺縠。疊痕折紋。臉鏡奪晶。指螺競細。有日沈景。無風自波。故水勢激湍。七里瀧而上。殆有甚焉。北岸亂峯之陽。荒江之濱。雙磯如乳。西東對峙。頂仄勢峭。攀躋並難。相傳以為嚴光釣臺。謂光為光武故人。嘗披羊裘垂釣于此。光武即帝位後。思光訪求之。有以桐水披裘翁聞者。因索而致之。尋復不肯。臣事漢。辭去。歸處。雙臺之間。垂綸如故。光武卒不復強起光。說者以為微光武。無以成子陵之高。微子陵。無以成光武之大。余素領之。今過此。則疑之已。顧何以疑之。磯高而峻。距水不下數十百尺。謂子陵日夕蹲踞其上。竿圍若何。綸長幾許。而後及於江。漁魚于虛空而躍取之。豈任公子坐東海而漁者匹乎。噫。恐無之已。且子

陵漢隱者也。隱者不著名，不見身，不近俗，不表異，以彼入山，唯恐不深，入林，唯恐不密，則將擇地，惟恐不僻，辟人唯恐不遠。若夫釣臺之二磯，則雖亂峯之陽，荒江之濱，而實為蘭錢兩江游人過客，商賈帆船往來如鶩之所。且山不暇應，接水足可泳游，過此之人，莫不耳而目之，登臨而翫賞者，況有一五月披裘頭角迴異之漁子，獨釣而孤處焉，孰不諦視而心識，近傳而遠播者乎？然則子陵之垂釣，是著名見身也，其披裘是近俗表異也，其隱也是隱于人耳目之際，與人齒舌之間也。然則子陵蓋隱而不欲竟隱者也，不欲隱而竟隱，是烏得以隱君子稱哉？且夫非垂釣于此，先武詎得而知子陵人，亦何從聞子陵于先武，乃聞之而知之，而召見之，而辭歸焉，而復即釣臺而終老焉，烏虜此隱士逃名而賣名之術也。此子陵先武相知之深，相訂之密，一故縱之以自成其大，一故欲自縱以成其高爾。然則子陵固漢隱者，非真漢隱者也，烏虜世固不乏堅卧強起，欺世盜名，欲藏身而身反躋于廟堂之上，欲盜名而名反傳於千百世之後，而以為此隱者隱者，烏虜隱者固如是乎？等而下之，陳搏种放，率是類也，等而上之，卞隨務光，巢父許由，率是類也，非然宋史徽處士于華山，請還山於嵩岳，揆之歸漢辭漢，何其似也。卞務之名隨光也，商以後誰傳之，洗耳飲牛，此中人語，又誰為外人道也。由此言之，不知其為隱君子，誰是隱君子者，知其為隱君



子即非隱君子矣。然則自古以迄于今。直謂之無隱君子者可。

忠裕堂詩集序

衛既齊

往余之步隨叔先生後塵也。是時年正少。館中珥筆追隨。以是為適。然晨夕相過。從情好日摯。歲壬子。先生以

實錄成。請假歸里。余亦還子舍。無因緣相見。比先生家居十載而已。不可復作矣。追念曩游。恍如夢寐。今年春。先生之子奉忠裕堂詩集以來。屬為其序。而令兄觀仲亦以為言。然則余雖不文。其奉先生教久矣。烏容嘿嘿已耶。蓋先生累世通顯。有河北崔盧之目。自端愍公以身殉國。異代褒嘉。其忠義之節。震耀穹壤。先生甫數齡。失所怙。以鳬盟。觀仲為之兄。門內自相師友。而鳬盟先生至性過人。績學種文。隱居不仕。凡所以教其弟者。唯以克紹端愍公之令緒為兢兢。以故先生學問夙成。高步承明。著作之廬。含華振藻。人以為可與東馬嚴枚比並。而不知其胚胎前光。承籍家學。有以致之而然也。性耽吟咏。亦其得于哲兄之講論為多。每見其清思獨運。下筆驚人。而清水芙蓉。絕去雕飾。即其里居諸作。蕭然高寄。漸近自然。蓋其講于忠孝之旨者。孰而得于溫柔敦厚之教者深。宜其言之和平肆好。有如是歟。夫詩者性情之發。性情既正。其足以傳世而行。後無疑也。夫君子讀其書。則欲以知其人。余為道其家世之盛。而因以及其文章之有由成。後之讀是集者。夫亦可慨然而興矣。

朱少司農年譜序

少司農朱先生新刻年譜成郵致濟上某受以卒業不禁喟然而歎也曰士君子通經學古蓋將以致用也然或平居蓄積者未厚自命者未高及出而與人家國碌碌無所短長雖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而日月逾邁回憶吾生所閱歷一一俱為陳迹終身徒馳驟于利欲之途則亦無可稱道焉已矣古大臣則不然當志學之始已隱然有堯舜君民之心一旦以文章致身通顯凡所設施措置焜耀人耳目間皆有本末可紀即功成身退匪但以自安逸而已為善于鄉始終無倦衆人交口而頌之亦不僅以其勢位之盛隆也若先生者豈有媿千古之人哉先生髫年英異孝友著聞讀書破萬卷下筆不能自休乙酉領鄉薦第一人提南宮作民司牧所在見稱自即署臺居臺諫出省方岳入直掖垣其所敷陳條奏悉軍國之大計而非瑣瑣之小言

主春日隆游歷鄉貳列中丞法座遂為少司農諸所謀謀于廊廟動中機宜蓋先生具文武經緯之才知大體裕謀略人咸比之唐晉公趙豐公惟先生與二公生同里閑庶幾先後相望無媿色矣方將枋用遽致政以歸鄉人懽喜迎迓如望慈母焉先是順治中條陳絳稷二縣驛馬協濟聞邑歲省民間萬餘金至是捐五百金創建凍

水西橋以便行者。歲在壬子。典楚試。號稱得人。比家居多暇。更立雙星會。進同異姓子弟之俊秀者。教誨成就之。他如敬宗收族睦婣任恤諸懿行。更僕難數。由是萬人戴德。建生祠邑之東關。顏曰函蓋桐鄉。此雖溫公之在洛中。香山之居履道。未始聞也。嗚呼。斯豈倖致也哉。爰考先生生平學問深醇。道德滿衍。其出其處所關於家國甚鉅。固宜大書特書。以驚動天下耳目。且俾鄉人子弟。知所楷模矜式。是譜之作。所以不可已也。昔太史公司馬相如。揚子雲。班孟堅。陶淵明。歐陽永叔。諸君子。往往自為其傳。以明示將來。要其旨趣大略焉而已。若杜少陵年譜。創于呂汲公。而黃鶴魯嘗輩穿穴排繒。愈失其真。即蘇長公年譜。亦後來紀錄而成之者。未若斯譜之作。門弟子謹而書之。先生時寓目焉。詳而有要。質而不鑿。其傳信于後世必也。先生為先君同榜進士。某以通門子姓。有維桑之仰。又受知愛最深。頃命為之序。遂觀縷而書之。庸以自託於不朽云爾。

肅宗即位靈武非篡辨

葉令樹

嗚呼。肅宗靈武之舉。非有利天下之心也。范祖禹乃以為叛君父何耶。當時賊入長安。君父播遷。肅宗夜馳三百里。至於平涼。從官不過三十人。始為馬嵬驛父老所留。既為建甯使所勸。後為魏少游諸臣五上箋所迫。雖正位號於靈武。而顛沛荆棘之中。不得已。暫從人望。以慰四方。有何心乘危以得天下。嗣後顏真卿以蠟丸達於靈武。遂以真卿為工部尚書。并致赦詔。真卿頒下諸郡。及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太子即位於靈武也。民間驚望太子軍至。且賊亦欲走京都。豪傑往往殺賊吏以應。以至故都恢復。倘此時肅宗不審權宜之計。而不為靈武之舉。將何以收拾人心。則天下之大勢已去。而唐之社稷不為我有矣。然則肅宗者。豈不稱有唐載造之主哉。後韋見素至自靈武。元宗遣上寶冊。肅宗不肯受。而曰。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襲傳。固請不受。置之別殿。事之如晨昏定省之禮。此亦可見其無利天下之心矣。嗚呼。若肅宗者。豈可以父不得而正其始。子不得而正其終。既亂國家。有懷篡奪者。同日語哉。范祖禹乃以為叛君父何哉。

建德國記

方殷元

朱衡告於方元曰。衡也。昨觀日於扶胥之口。遇一叟坐長松下。神氣溢體。不類俗人。揖之語。問姓名不答。祇曰。子言動若儒者。亦盡讀書乎。曰。書烏能盡讀。未經秦火者。無不讀也。曰。曾有言建德國者乎。曰。莊周書有之。且為之述。曰。然則余之所游者。其是也夫。曰。路何由。曰。路則余不知也。前歲之上巳。余垂釣於南海。有巨艘觸岸。二青衣童子向余曰。吾國君聞先生名。願迎相見。因見艘上所載。指問二童曰。是何器。曰。此周公所製指南車也。海行必載之。余欣然就焉。行至翼旦。遙望一島。林木森蔚。須臾維舟。行數十里。人皆古貌。至一處茅屋數十間。二童曰。當白吾君。頃出迎者。葛巾布衣。乃其君也。相見笑握手。不大揖讓。席地坐。其君曰。吾本越裳氏。先人見海不揚波三年。知中國有聖人。朝於周。周公賜以指南車。後秦亂。先人不忍與處。遂來此國。國古名建德。與越裳同俗。國中人以吾先人能述三皇五帝之舊。因曰。吾國亦當立君。能教我者。君我也。遂君我先人。此國不好貨。不與中國市。人無知者。國人常改服至南越。歸言至今。士不賄關節。取科第。官無權奸。蠱君毒人。天下關吏。遇廣州商。信無私匿。不事按詰。其不出鄉者。益樸魯。然自尉陀王後。秦人來處。失其初俗遠矣。聞先生能如古人。故願邀見。出饌三具。酒三行。留旬日。見其吏民來出入。無將命吏。多

言我不如某。位當在我上。民多言某有道。願奉為官。餘事多類此。余欲遍遊國中。求外假館。其君曰。先生未知吾俗乎。公作而不私藏。不尚工巧。物浮於用。衣食任取。無不給者。惟先生所之。余行國中數月。良然。見人有扶老者。行數十步更扶之。問曰。何親曰。不識也。老者行當相扶耳。見哺孩者。問曰。何親曰。里人之子也。里人去三月矣。留子。我為哺之。其他如此者。不能盡數。居一年。其君曰。吾先人君此數百傳矣。吾厭為君。先生其吾代余曰。君何厭為哉。中國以征輸賞罰為治。富而威。人爭為君。淡泊者厭之。君國征輸不行。賞罰無用。君即民也。何厭為哉。且余行久思歸。其君不能強以舟送余。且約曰。明年春再迎先生。衡欲俱往。與元約。及期有海寇不果。逮平訪之。鄰人曰。叟以役重。挈家去。不知何之意。其欲長子孫於斯國乎。悵然歸為之記。

推惠田記

郊城古郊子國也。為魯附庸。終春秋之世。僅兩來朝。不從會盟。征伐僻處自守。不然其何以為國哉。今官此者。秫垣草屋。繩樞席門。民可知己。其貧者居無門。卧無榻。寒日無兼衣。夜不被。赤子體無尺布。終歲作稗飯。雜野菜過半。甚者茹樹皮及草。秋後逃千里外就食。夏收始歸。余生粵。會地沃而人勤。凶歲無餓殍。里中百家一二貧人耳。乃宰江甯設賑。始知吾里之貧者非貧也。擬請行朱子社倉法。遣憂去官。後非宰

郊。又安知人之貧更有此極也。康熙二十三年。

皇上巡幸。至於三吳。經郊見城郭廬舍。想藏。睿懷二十四年。以水災免田租之半。二十五年。又免半。民得以不死。至二十八年。巡幸兩浙。縣民無遠近。老者扶杖。婦人襁負。偕少壯。伏迎大道上。踴躍呼。

萬歲。二十九年。租盡蠲。民益得休息。巡撫佛公莅保東邦。奏請從民願。每畝捐穀三合。貼以備荒。于是郊收穀二千九百石有奇。余告百姓曰。爾向之逃苦老稚奔走者。慮年飢無食耳。今已有穀。如飢當發。爾其勿逃。盡力耕作。百姓莫不歡呼。唯唯。旋念民有老無子。幼無父。及廢疾而極貧者。歲無豐歉。均於不飽。至於窮冬。內飢外寒。其何以堪。久思恤之。而百貨仍頻力有不逮。近年私幣不交。又數百年來陋費。卒未計吏。一旦除去。余償負外。稍有餘俸。使從而私之。官之利耳。民其何與。遂捐金市田三百畝。以給無告者。冬至一月之食。名曰推惠田。使民知各憲之惠我者。推而惠之也。自計初作令。至今十有九年矣。同時僚舊。升沈倏忽。而余以前令通帑不調。憶始至郊時。民之幼者。今已抱子矣。強年者已斑鬢矣。父老子弟。漸如里黨。官民之間。情輒勝義。矧茲熒獨。其能忍然。倘幸而安身竊祿。年又年年。將思廣之。且以望後之君子焉。



屯田論

繆彤

國家兵興旁午。歲費何啻億萬。矧又幅員之廣。有漢唐所無者。沿海建閫。楚蜀屯兵。率資遠以給近。取內以養外。聚積固難。輸將亦不易易也。民之租賦有限。國家之用度無窮。嘗以天下各項錢糧計之。一年止得銀一千九百六十萬兩。天下兵餉共該二千四百萬兩。盡一歲所入。已缺銀四百餘萬兩。雖經制之兵。近已議裁。而八旗兵餉。諸王以下。各滿漢京外俸銀共二百八萬餘兩。其祭祀營繕。匪頒賚予。征討出師。安插等費。不與焉。苟非於歲計常賦之外。別有所經營。而欲其優裕豐贍難矣。是以自古善計國者。恒取足於有餘之地。力而不敢傷。易失之民心。此屯營之田所由起也。今天下無田不稅。而吾求無稅之地而耕之。無農不耕。而吾借不耕之人而役之。無兵不戰。而吾乘不戰之時而用之。內以實京師。於常數之外。外以實邊儲。於常用之餘。如韓重華之於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賦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起自振武。極於受降城。凡六百餘里。此法可用之於上陽鐵嶺之間。即以流徙之人。擇有能者董其事。簡有力者任其勞。則茅葦皆膏腴之產。陂鹵盡栽種之地矣。如脫脫之於京畿近水地。召募江南人耕種。合用農器穀種。始自保定河間。至於遷民鎮。歲收六百萬石。此法可行之於各莊園地之處。令各旗俱用召募之人。募數多者加其職。

募數少者小其官則處處皆屯種之所年年皆大有之慶矣由是可以寬東南之民由是可以壯西北之勢或謂昔日之用兵在西北故屯在西北者其效已行今日之用兵在東南故屯在東南者其事難舉不聞張闡言荆襄屯田之害乎官司利於速效必至抑勒百姓捨己熟田耕官生田私田既荒賦稅猶在占百姓之田以為官田奪民種之穀以為官穀老稚無養一方騷然矣不聞陳恕言河北屯田之患乎兵農勢難相兼必至屈抑力田冬被甲兵春秋耒耜脫巾在道枕戈嘆息責以農而不能自給責以兵而不能禦敵資糧之絕變生不測矣若是將奈何余曰不然以東南之兵力與東南之地勢觀之而知興屯之無難也其一在防海之兵海濱廣袤數千里禦勦蕃布數萬人其民已遷而其地如故其民已去而其兵日增即以其地之兵代其地之民即以其民之地為兵之田則沿海一帶可屯也其一在防河之兵漕河經過數千里護漕守禦數千人無地無兵而兵正以衛漕無處非兵而漕半以食兵曷若用衛漕之兵以治田而田皆可供漕曷若用治田之兵以衛漕而漕不糜於兵則沿河一帶可屯也一在禦荆襄之兵近賊之處民不可耕而兵則可耕搗賊之巢賊之所耕而兵即可耕晉之羊祜平襄陽墾田八百餘頃始無百日之儲繼有十年之積其明驗也一在守滇黔之兵戍其地即用其地之人戰其野即食其野之粟蜀之

孔明於滇池立平四郡。既無客兵之擾。并無疆輓之勞。其明驗也。屯田之效。彰彰若是。余以東南之屯。易於西北者有三焉。西北多瘠磽之地。而東南皆良田也。其地利之勝者一。西北多旱潦之苦。而東南可無虞也。其天時之善者二。西北僅豆麥之種。而東南皆秔稻也。則人力之能者三。誠舉而行之。不必議餉。而餉日足。不必減兵。而兵日少。豈非為國家計長久。為民生共休戚也哉。

### 遊洞庭西山記

予先世自常熟遷吳縣西洞庭山。六世祖始入郡城。故七世祖墓在西洞庭偏牛山。王父大參公置田以供里役。先大夫春秋祭祀不缺。予通籍以來。至己未春三月。具冠服往展祖墓。得遊名勝。凡足跡所至。不可以無紀。三月庚戌。自東山陸港渡湖。晨先初散。微風乍起。過大翼小翼。石黝如黛。草青如染。十八里至石公灣。有酒家牡丹盛開。予坐花下。啜茗少頃。徐步登山。一路巖壑若斷若續。獨歸雲洞。高數仞。石如刀削。洞中軒敞。可布席而坐。東行即石公庵。庵面太湖。一望浩渺。前後枇杷櫻桃。最盛。林木幽深。殿三楹。皆石壁如堵。牆折而左。茅屋數椽。在石穴中。予振衣而登。少憩焉。老僧借竹杖引予東行。至天門。少陵詠劍門詩云。兩崖崇墉倚。刻畫城郭狀。庶幾似之。至寂光洞。洞中一石。嶙峋奇特。倒懸洞口。仰視莫測其所繫。洞外一臺。名落照臺。有

層次無階級。老僧云：每歲九月十三日，日月相對，是日夕陽晚照湖中，晶瑩閃爍，奇觀也。步雲梯高數十丈，宛然一城堞，難於攀躋。從者二三人，奮勇直上，或不能上，或及半而止，無有至其巔者。聯雲幃排列如陣，色如凝鐵。一綫天石峽中分，仰望若垂縷，出入僅容一人，至半側肩而入，直透頂上，予不能上，視同行者，半已在巔，形勢逼仄，風出入之故，又名風弄。弄者，方言云：衝也。其旁新鑿一穴，亦可出入。林巒相接，橫峯側嶺，目不給賞。平坡石在其下，直如砥，平如掌，可容數千人。比虎邱千人石更平曠，且前臨太湖，後倚怪石，波濤澎湃，不可名狀。是日無風，水天相接，波平如鏡。遊者或坐或卧於石上，觀羣兒揀取灘上石子，有鳥獸雲龍狀，石公儼然若人，立於水濱，石姥相對。石巔有細草雜花，叢生歲蕤，宛如麤服亂頭。遊人呼石公，則水石如應聲云：灘上小石浮水面，點點如螺，點點可愛。予欲登之，先以杖探水，淺深不過一二尺許，令與人舁坐其上，遂解衣濯足。老僧報有他客至，別去。遂無前導者，一村童引入石圓堂。大石懸空如屋，高壁欹峯，洪濤越亂，中間有石如几如牀。小石出沒水上，皆可作步。有一石如覆舟，風水相遭，浪穿石罅。予以手掬之，波濤入掌握中。老僧復至，同歸庵內。前所經過處，有石梁有蟠龍洞，皆在山麓下，望不測。奇怪萬狀，或橫或竦，或銳或平，或奧或突，目所見，足不能至，身所至，目又不及見。捫蘿攀條，行者皆倦，命

童子酌酒松蔭。四五人藉草踞坐。各浮大白。極酣而罷。取故道徐歸。酒家已報其主人。出酒肴相款洽。遂宿焉。是日得遊石公之勝。辛亥。聞里人蓄牡丹異種。訪之王姓者。家在山麓。築室緣山之高下而次第之。藝花種果。為予述山中勝處。予不覺神往。是日陰而不雨。但聞風浪聲。同遊者訂遊林屋。有放舟去者。有徒行者。予上先隴祭掃畢。游後堡錢氏園。園中牡丹薔薇甚多。王山人自山東放舟至。攜酒肴。觴予於馬氏山房。庭前牡丹甚麗。酒半酣。結伴遊林屋洞。洞口不甚宏敞。中亦泥濘難行。徐武功所題隔凡。杳不可問。同遊有捷足者。能上山如飛。亦徘徊洞口。不能深入。予憶王弇洲汪伯玉兩先生遊記。弇洲決策去幘。單衫犢鼻。從者秉炬。身自徒跣。極言水深石隘。不能深入。僅與弟敬美題名石砥間。以不及隔凡為悵。伯玉雖不能如弇洲。猶幸有同遊者入其中。出而述其石之奇。若追琢粉繪。言其字之古。皆古篆隸書。二先生所記如此。予既不能如弇洲之親入。又不能如伯玉之耳聞。無乃虛此遊乎。不勝悵然。次尋屏崖曲巖兩處。皆山之絕勝。弇洲云。屏崖仰觀穹窿。非斲自削。予從上瞰下。但覺絕壁臨危。未及仰觀也。伯玉云。曲巖之石相錯如簷牙。非側身不得入。予未及過。過無閱庵。有客後至。為予言曲巖之勝。予足疲不及遊。且俟後期。洞有三。丙洞不甚著名。雨洞即第九洞天。陽谷洞深奧幽曲。碧蘚初生。寒篠猶聚。石上題詠甚多。

隱隱可見。未及卒讀而行。此行至無閑庵而止。庵額趙凡夫篆。予令友人雙鈎摹之。庵中老僧年七十。曾見姚現聞先生來遊林屋。作一木筏卧其上。令從者舁而入。直至不可入處。乃返。前輩風流好事如此。予徒步安得不倦。倦而思返。返宿馬氏別業。酒數行。向主人商明日所遊處。林屋既不能深入。又欲窮林屋左右之勝矣。壬子早飯畢。行里許。至天王寺。寺有葛洪井。僧舍皆有牡丹。比他處稱勝。僧古石餉予新茗。山果出冊頁求題。題數語即行。古石前引。同訪報忠寺僧虛一。虛一昨冬過予。曾有山遊之約。予欲踐約迂道而往。至頭陀橋。同行者以迂道不願往。歸舟者半矣。止二人行阡陌中。路迴氣暖。徑轉路平。望見高峯磊落。近之益覺威遠。予心竊異之。周視前後。見一奇石森立。多金鑿痕。至報忠寺問虛一。云此名老鸛石。時有羣鸛來宿。故名之。飯畢。行寺後。遠望庭山。山有玉柱。所謂金庭玉柱也。虛一命其徒靈雲與古石引遊元陽洞。洞中甚邃。靈雲秉燭而入。直窺洞底。又有一洞亦可入。但石根之乳松上之漚。洄洄冉冉。濕我衣履。遂不敢入。返過橘香庵。一路短籬曲徑。處處種梅。梅居十之八。其二則橘與茶桑間之。里許至福源寺。聞向有長松夾道。今新伐殆盡。寺中羅漢松。梁天監時所植。甚婆娑。行二里至包山寺。門外林巒交翠。流水潺潺。至上方橋。看卧龍松。離奇夭矯。側卧於橋上。予揖之。客亦揖之。暮色蒼然。不能久駐。友有

善畫者。令彷彿記其枝幹。老幹橫披蒼皮溜雨可愛也。行二十里得泊舟處。名曰綺邨。兩岸牡丹爛然。張鐙暢飲。小奚度曲。抑揚宛轉。客有吹洞簫而和者。綺邨與大小龍山不遠。葵且欲為龍山之遊。客云。盍先其遠者。遂揚帆先往角頭。舟過大龍山。小龍山大石林立。小石低回。奇怪百出。令舟子停橈細玩。其嵌空玲瓏。真非人間所有。有客昨已徧遊。指為某處龍頭。某處龍尾。蜿蜒之勢。若吞若吐。波濤出入。驚心駭目。風順不能久留。頃刻行二十里。直抵角頭。訪鄭山人。山人與先大夫有交。具雞黍。二子出見。執禮甚恭。山人有小影。囑予題之。飯罷遊石坻。向有大松。為雷所擊。過秦長寺。寺僧烹茗以候。夜飲鄭氏齋。仍宿舟次。甲寅主人邀予飯。山輿候門。由金家嶺至華山寺。一路新綠可愛。至水月禪院。已圯。觀無礙泉。泉水遶山而出。里人藉以蒔藝。遂登縹緲峯。至山半。輿人不能上。皆舍輿徒步。前者忽後。後者忽前。各隨其力。所至至峯頂。眾山皆在下矣。七十二峯。歷歷在目。予顧望兩日所經遊處。石公龍山在其南。洞山庭山在其東西。則角頭其盡處也。北望滙邨一帶。東湖西湖及資慶諸寺。不及遊矣。至消夏灣。登舟而返。是吳王避暑處。兩山圓抱。荷渠菱芡實其中。是日天氣晴朗。水波不興。不忘龍山之勝。遂放舟小龍山。登陸探奇。有採石者。將巧石漸次剝琢。予令土人禁之。龍山玲瓏奇特。勝於石公山。麓臨湖者。水石相擊。常作澎湃聲。

爲沙泉味不甚佳。碧山學士題之。石馬峽在水厓。高不過數尺。山中人云。萬曆三十六年。水沒其項。康熙九年。水浸及腹。今山足俱出。水涸可知。龍門石森然聳立。釣魚臺高於水三丈許。如一大石盤。置於巉巖之上。小洞庭一石址也。中若有石門。容一人往來。其巔亦可登。頗似庭院中一假山。名之曰小洞庭。所謂具體而微者也。龍山之遊。昨日舟行。遶其麓。今日陸行。步其巔。然意中歉然。未窮其勝。客有云。石蛇山最勝。予讀蔡孔目諸紀。夙慕此山。放舟登焉。是遊也。同行者。嵇子明遠。陳子子貞。徐子蘭生。山中治具爲主人者。吳子斌文。及舅氏王翌宸也。并記之。

永豐縣知縣儲公墓誌銘

余讀太史公書。至孫叔敖傳曰。廉吏安可爲也。其父爲清白吏。其子負薪於塗。嗚呼。何其言之不經也。及讀班孟堅循吏傳曰。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宏召信臣輩。所居民富。所去民思。生有榮號。死而奉祀於其土。然後信廉吏亦安可不爲哉。今讀宜興儲公行狀。有古循吏之風焉。按狀。公諱曾。字留日。觀我其晚。自號也。世居荆溪之臧林里。唐宋以來。稱其族爲甲乙者也。曾祖守溪公諱某。妣某氏。祖默吾公諱某。妣某氏。父恭默公諱某。贈文林郎。江西永豐知縣。妣周氏。贈太孺人。繼妣尹氏。封太孺人。公以進士起家。爲江西永豐令。聞命之日。慨然以循良爲己任。永豐公戒之曰。爾之



官甯得罪上官毋得罪百姓。於是公之政蹟有卓然可紀者。宜乎朝廷下詔褒美。增秩賜金。有不次之擢。以為為民父母者勸矣。治豐四年。以通賦罷職。非所謂善於撫字者。催科必拙耶。後蒙

特旨復其原官。公終不仕。自癸巳至甲辰。數年間家居養親。讀書教子。肅志以歿。嗚呼。廉吏之不可為。遷豈有激而云然耶。余刪次公二子振掄所撰公行狀。稱公令豐時。發奸摘伏如神。蒞任之明日。出見軍人攫物於道者。執之。頃之其黨五人噪而來。瞠目戟手。自稱督標官。往袁州督催芻糧者。出文書相示。公閱訖。問曰。豐去袁道里幾何。皆曰六百里。因罵曰。豐去袁若此其近。而幕府牒在半載前。則知若輩官則逃官。兵則逃兵也。悉擒實諸獄。文移幕府。果黠商賈偽牒為姦利者。死囚甘旋獄。既奏。公至疑其寃。訪得其實。為楊成一所誣。成一邑中巨猾。官府莫敢誰何者也。公立釋旋而罪成一。眾論快之。豐僻處萬山中。寇盜四出。為民患。公不用一兵往。而撫之曰。此亦吾赤子。由長吏不恤。故相聚為盜耳。單騎直入古縣沙溪等鄉。諭以大義。賊眾感激就撫。又招集流亡。廣給牛種。以復舊業。是時滇粵之寇突犯吉贛等州縣。距豐僅百里。公調兵固守。百姓安堵如故。此與龔遂治渤海。單車獨行至府。盜賊翕然解散。棄兵弩而持鉤鉏者。何以異乎。豐邑多山田。荒瘠不治。民無廬舍。追呼無策。公惟

鼓舞之以急公賦其尤貧無力者終不加鞭笞此與朱邑治桐鄉廉平不苟以愛利為行未嘗答辱人者何以異乎而又能培人才葺學宮視事之暇李有試旬有會拔其尤者相與講道論文又率先捐俸以葺官署額其堂曰明遠取譖愬不行也署其室曰爾室取屋漏不憾也倡修義學聚邑中子弟而教之此與文翁治蜀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為學官弟子使民皆知孝弟力田者何以異乎循吏傳止六人而君已似其三孰謂古今人不相若耶至若全趙某之夫婦而保其子恤靖難名臣鄒瑾魏公冕兩先生之後而免其成籍則尤其卓卓可傳者也公歿未二十年伯子振仲子掄相繼成進士振以青宮庶子為講幄侍從之臣公疊受恩綸得贈如伯子之官豐邑之人至今祀之則廉吏之食報亦慨可見矣公丙戌舉人己丑進士除授永豐縣知縣教授文林郎以子貴誥贈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奉政大夫享年五十生於前乙卯年十二月六日卒於康熙三年四月十六日配蔣太恭人有婦德公之得為廉吏太恭人內助之力有焉子五長振丙午舉人丁未進士日講官起居注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加一級食俸娶許氏太恭人出次拔早卒聘王氏庶出次捷早卒娶吳氏次掄辛酉舉人壬戌進士娶路氏俱太恭人出次參例監生早卒娶徐氏庶出振等於某年月日奉公之柩葬於張渚七里巔之

山麓先期乞銘於余。余年家子也。稔公行。不敢辭。因列公治行之大者著之銘。公之生平。孝友其天性也。少奉嚴訓。自出仕至歸田。承歡奉養。不遺餘力。母周太孺人亡。哀慕通乎神明。事繼母尹太孺人尤謹。今尚無恙。友教諸昆弟。皆成進士。此公立身之本。而循良之所自出也。為之銘曰。

陽羨之麓。有山蜿蜒。張渚之巔。有壑屹然。孫曾奕世。簪笏蟬聯。歲時清酒車馬駢闐。仁人有後。茲益信焉。雖歷千百載而下。知為古循吏之阡。

讀李文饒近倖論

張英

文饒論近倖之害。舉桓靈元成為至鑒。以為人君少欲英明者。則能反是。如漢文雖有鄧通趙主。所信者賈誼張釋之袁盎。此所謂少欲也。武帝雖有韓嫣李延年。而所貴者公孫宏卜式倪寬。此所謂英明也。故君聽不惑。政無頗類。近則開元初。內有姜皎崔滌。以極宮中之樂。外有姚盧蘇宋。以修天下之政。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其故何也。倖臣不得干政事也。後代能如漢之文武。及開元致理之要。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哉。文饒之意。以為人君誠能少欲英明。則雖有近倖。苟得骨鯁賢相。輔理於外。而亦可無傷於治理。予竊以為不然。人君既不能絕去聲色狗馬遊晏沈湎之樂。則此輩連茹並進。託處於肺腑隱深之地。必不能安分循理。勢且招權納賄。藉借威福。以行其私。此等之事。又斷不能為骨鯁之大臣所容。使此輩小人明愬於人君之前。短長大臣。非毀朝政。則人君雖至暗。必不以近倖小臣微豎之言。遽加罪於大臣。則此輩之術亦淺矣。惟投間抵隙。窺貌伺顏。或為無意之游談。或為儕偶之傳說。或因一事之短。而類及其餘。或因一時之疏。而構成其釁。人君方以為自己明察所及。中外無遁情。而不知已入小人之彀中。而不覺矣。文饒論文帝之鄧通趙主。武帝之韓嫣李延年。開元之姜皎崔滌。無害於治理。不能有加於當時。

之賢士大夫。余以為此特舉其小人之愚者耳。如申屠嘉廷辱鄧通而文帝不之問。萬一此數輩者。皆狡詐奸佞之尤。申屠嘉雖賢。能終辱之乎。江充初見。被服輕靡。及乎構禍既深。卒成大臺之禍。天寶末年。社稷傾危。卒壞於近倖之手。恭願處內。蕭望之以賢傳而不免於見殺。人君之明。果能如漢文漢武。未可必也。近倖小人之稍愚。果能如鄧通韓嫣輩。亦未可必也。以稍闇之主。而近尤佞之徒。幾何其不顛倒邪正。變易是非。竊權干紀。盡驅天下正人。緣引奸邪不止也。而謂雖有倖臣。亦何害於理。果通論哉。文饒又謂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六合晏然。千古莫及。是謂游晏非僻。無傷於理。予竊以為不然。人君之一心。天下之權衡。四海九州之明鑑也。衡一差。則輕重失矣。鑑一翳。則妍媸亂矣。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以臨御之。猶懼有所偏。有所蔽。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非謂此數者一事遂足以亡其國。謂此端一開。則緣此而進者。不可禁禦。不可測度。不可諫救。以至於敗亡必然也。蓋游晏非僻者。小人之門也。小人者。君子之敵也。小人進。君子退。小人親。君子疏。小人衆。君子寡。亂亡之本也。乃謂得元成之欲。享舜禹之名。是古帝王之兢兢業業。毋冒貢於非幾者。皆不知樂其身。而過為檢束以自苦也。豈通論哉。善乎蘇子之論始。皇彼自謂聰明人傑。視斯高輩。刀鋸之餘。智何足以惑我亂我而不

知其禍若斯之烈也。人君而知此。則視此輩如鴆酒毒脯。而不敢近之矣。

### 孝烈詩序

吾桐與潛同郡而接壤相距百里許。余之先自鄱陽徙於桐。始祖為貴四公。潛之張亦自鄱陽來。祖譜中亦有貴七公者。則其為同族無疑也。居潛者世多隱君子。數傳而孝烈王楚公出焉。公之長君青熊。以明經登仕籍。能交海內之人。以故賢士大夫爭為詩文。以表章孝烈者。甚詳且盡。青熊在譜系中。於予當為兄。孝烈公子伯也。景仰芳躅者有年。庚戌與青熊遇於皖。出孝烈詩命序。敢敬受再拜而序之。夫為人子而以孝稱。非幸也。至孝而以烈稱。尤非幸也。為孝子之子。聞人以孝烈稱其親。亦愈非幸也。以八十之老親。當賊氛搶攘之餘。奄然卧疾在牀。而且死矣。避之不可去之不可。移置之不可。倉卒殯殮。守而弗去。孝矣。而豈非不幸耶。賊至而且將舉火矣。開棺矣。號呼出救。斷指血淋漓棺上。卒受刃而死。以至幼子死之。老僕死之。孝子烈矣。然豈非尤不幸耶。為孝子之子者。日夕思其親之死於難。而又不忍沒於人。向人則垂涕道故。庶幾於仁人君子之一言。以誌不朽。雖歌咏百篇。血淚常滿紙背。讀之且不忍聞。況抱此簡牘數十年之人乎。愈不可謂非不幸也。雖然。人生遭逢世難。至於大義決裂。不克保全其名節。皆以幸之之一心有以敗之也。天下事亦安得盡為我。

可幸者哉。棺在堂而賊且至。不去者孝也。至今思之。此外無可幸也。幸矣。其能不去也。將毀棺而出。救之不得而死。能死者孝且烈也。至今思之。此外無可幸也。幸矣。其能死也。為之子者。得遭遇承平。俾海內之人。相與導揚孝德。被於弦誦。不致滅沒於兵燹荒亂之後。且爵之於朝。祀之於社。筆之於家乘國史。孝烈之名。洋溢寰宇。亦孝也。尤不可謂非幸也。吾獨歎夫公之孝能感人。如是其大且遠也。幼子何以死。孝感之也。老僕何以死。孝感之也。賊至不仁。亦嘖嘖於全孝。而為之移棺覆屍。孝感之也。青熊之能自樹立。以表彰先德。數十年如一日。以至海內之人。名公鉅卿。為詩文者。不下數百人。咸交口贊美。無異詞。皆公之孝有以感之也。噫。貫天地。動鬼神。風示人寰。百世如新。舉在斯矣。詎止為吾宗之美德。吾郡之盛事而已哉。

戶部主事房師即墨黃公墓誌銘

嗚呼。維天生才實難。生才而使之得盡其才尤難。固有抱英偉磊落之姿。高明幹濟之識。足以謀弼朝政。經理生民。少展焉而即效。乃造物者始或揚之中。或盤錯顛蹶之。究竟推阻而阨塞之。俾斯世斯民。不獲沾若人之澤。此吾所以流涕太息於吾師即墨黃公也。公諱貞麟。字方振。家世居即墨。為望族。代有聞人。曾祖諱兼善。祖諱宗曉。皆好學。有隱德。父諱堪。以子貴。贈奉直大夫。伉直重氣節。公生而穎異。讀書一過

輒成誦。為文早有奇慧。天性孝愛純篤。九齡時。遇曾王母之喪。哭踊甚哀。人咸異之。年十九。祖與父相繼逝。悲號不已。水漿不入口者三日。幾至滅性。母太宜人撫之曰。吾所以為未亡人者。惟爾在耳。爾兩世一身。而獨不愛身乎。乃勉食粥甫闌。又遇王母喪。毀瘠皆如前。蓋自幼齡多遭亂離。旋罹凶憫。復被侵侮。公所以處之者。誠孝以盡哀。經紀以成禮。巽順以避禍。荼苦以自勵。思所以承先人之志。而大其家。惟日孜孜於學。年廿五。舉孝廉。冠其經。次年成進士。越六年。授鳳陽司理。司理綜一府大刑獄。有平反之責。讞決每連及佗郡。且一省有大案。撫按每令司理中賢明者鞠之。職任至重。公奉母太宜人之官。跪而請曰。何以教兒。太宜人曰。汝知人言刑官不可為。此何謂也。對曰。兒知之矣。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彼繫而前者。孰非人之子。若弟。少有不得其實。能無隱痛耶。古云。得其情。尚哀矜勿喜。況未必得其情耶。太宜人曰。兒能常守此言。吾無慮矣。公決獄至慎。持法至平。率多所矜宥。歲大旱。闔郡守令虔禱不應。公曰。得無有沈寃未雪。株累未寬。陰陽之氣鬱而不舒乎。立剖諸大案。三日而雨。蒙城懷遠。天長。盱眙。四縣。子衿通賦者。各百餘人。令咸速之獄。獄隘。諸生無置足地。公聞之。謂令曰。彼通賦者。皆未驗其實。忍令殫死于獄乎。悉還其家。及訊則或舞文吏妄為注名。或誤報。或續完。悉得原而釋之。河南優人朱虎山。遊食太和。



縣髮長數寸。土人范之諫與咎姓為仇。誣以藏故明宗室。謀不軌。株連多人。形於章奏。公核其蓄髮情狀。察兩姓相仇。備得其實。以聞。卒釋無辜。而罪告者。天長有盜劫銀鞘。獲其渠。扳直隸江浙河南山左山右諸省之人甚眾。公即日審鞫。盡屬仇誣。皆請豁釋。壽春營弁請於公曰。某受累有年。通盜止欠一人。坐一人。則某無累矣。公曰。人命至重。功名至微。吾不能從爾。以此易彼也。潁州民吳月。邪教惑眾。仇首之。公勘皆愚民。無知。止坐吳月。及為首數人。餘皆省釋。有水姓者。捕人索之不遂。坐以吳月黨。逐至新蔡。而殺之。新蔡鄉人。不知其為捕卒。率眾救護。捕飾殺人罪。並誣其村為吳月之黨。聞於撫鎮。發兵圍之。盡繫其眾。至鳳陽。公廉得其實。坐捕罪。而盡釋新蔡人。此數者。皆上聞於朝。而公毅然行之。其理枉而活人之多。類如此。及其令鹽山也。公曰。令者。邑之父母。古人慈愛鞠育。若其子然。吾悉用古人法治之。當無有不感而化者。地愈瘠。民愈苦。益宜盡乃心。立保甲守望之法。以弭盜。清里役之包丁。以除民害。行勸賞之條。寬逋逃之累。勸民埋葬。以移風易俗。為己任。鹽之民。蒸然丕變。戴公如神明。愛公如父母。去鹽數十年。尚有言之而垂涕者。公之言驗矣。入為戶部管倉務。釐奸剔弊。為同事所累。而罷歸。歸奉母太宜人。備極孝養。雖高年猶如孺子慕。生平自嘆鮮兄弟。同氣之親。惟一女弟耳。所以撫之者甚厚。以恩誼恤鄉里。以公直持

議論以詩書道德教子孫。以端嚴方正立坊表。英自癸卯秋。為公門下士。奉色笑。聆訓誨者三十餘年。睹公丰采英毅。故國家事。洞若觀火。待朋友。以肝膈相示。絕無城府。性樂獎勵人材。訓子若孫。最嚴肅。以故皆克有成。太宜人歿時。年八十有一。公亦六十有一。泣血不自勝。寢苦塊。不避寒濕。因成疾。營贈大夫太宜人合葬。拮据勞苦。踰年遂不起。嗚呼。一代偉人。而功名事業。不克副其才其學。豈非天哉。傳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矣而未發。則所蘊崇者益厚。是在後嗣矣。公生于庚午年八月一日。享年六十有五。卒于甲戌年十二月四日。元配孫宜人。子七人。大中美。中鴻。中理。中位。中敬。中奭。中。大中。敬中。舉孝廉。美中。舉明經。餘皆博士弟子。皆以文學有稱于時。諸孫及女姻族。詳於家譜。以康熙三十五年丙子十月十二日。葬於臨青之陽。銘曰。

淮水之濱。嶽嶽正人。東海之族。恂恂君子。宅彼崇岡。世德其昌。千古是視。門人之誄。